

# 魏晉樂府詩解題

方祖榮

(本文係得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完成著作中的一篇)

東漢末天下大亂，廟堂音樂一時沒落，樂器喪失殆盡，樂章亡佚殘缺，名樂師也因避亂流散各地，如西園鼓吹李堅流離關西，後依將軍段熲；雅樂郎杜夔則奔附荊州牧劉表。獻帝建安十三年（二〇八），曹操征荊州，降劉琮，始獲杜夔，使爲軍謀祭酒，令參加太樂事，創製雅樂。夔河南人，絲竹八音，無所不能。這時，散騎侍郎鄧靜、尹齊（一作尹商）善詠雅樂，歌師尹胡會唱宗廟郊祀的樂章，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各種舞蹈；於是在杜夔統領之下，精密研究，遠考經籍，近採故事，依當時尺度，製作樂器，令銅工柴玉鑄鐘，才得軒懸鐘磬，教習講肄，逐漸恢復古代宮庭的雅樂，相傳周詩小雅鹿鳴、召南騶虞、魏風伐檀、大雅文王四曲，用於正旦大會行禮之時。夔至魏文帝黃初中（二二〇—二二六）爲協律都尉（晉稱協律校尉），總主音樂。他的弟子邵登、張泰、桑葭後來各至太樂丞，對當日雅樂影響很大。至於俗樂，有漢代街陌民間歌曲，如：「江南可采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類流傳下來。自東漢建安至魏初無論雅樂鄭聲都盛極一時；加以三祖陳王，大力倡作；繁欽、王粲、阮瑀、陳琳、繆襲、左延年紛抽漢思，或沿舊曲，或創新調，撰作歌詞，或抒情懷，或述酣宴，或寫故事，或傷羈戍，或贊神靈，或美功德，或詠游仙，或歌閨思；時人作的樂府詩也就盛極一時了。如曹植依李堅所傳的漢鞞舞曲，改作新歌五篇，後來魏明帝又造鞞舞歌「明明魏皇帝」五篇。又如魏國初建，王粲嘗據漢巴渝舞，改作魏太廟俞兒舞歌四篇，黃初三年（二二二）又改曰昭武舞；時又改漢宗廟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翹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始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歌詩多用舊詞，只有登歌及安世俞兒歌，用王粲所作新詞。魏明帝太和元年（二二七），改樂官爲太樂（太樂，漢朝舊官名；東漢明帝永平三年（六〇）改爲大予樂；至是改復舊名）。魏帝令繆襲就漢短簫鐃歌之樂，改作魏鼓吹曲楚之平等十二曲，歌頌曹魏的功德。吳景帝孫休永安中（二五八—二六三），亦使韋昭作吳鼓吹曲炎精缺等十二曲，用述孫堅、孫權的功業。太和中，左延年改杜夔所傳的騶虞、伐檀、文王三曲，另作聲節，和古調不同。後人又改作三篇行禮詩，第一首於赫篇詠魏武帝，用鹿鳴古曲；第二首巍巍篇詠魏文帝，用左延年改作的騶虞曲；第三首洋洋篇詠魏明帝，用延年改作文王曲；第四首仍用周詩鹿鳴曲辭。景初元年（二三七），作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執羽籥，用於朝廷及圓丘。

魏晉時著名的樂師，有孫氏善發揚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素（一作郝素）善彈箏，朱生善琵琶。

(22)

琵琶，尤精新聲。傅玄撰文贊美這六位音樂家說「越古今而無儔，何但夔、牙同契哉！」漢相和歌，絲竹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十七曲；魏明帝分爲二部，更遞夜宿，朱生、宋識、列和等復合之爲十三曲：其中氣出唱、精列、度關山、薤露、蒿里、對酒等並曹操所作詞；十五，曹丕詞；江南、東光、鷄鳴、烏生、平陵東、陌上桑，並漢人古詞。其後晉荀勗又採舊詞施用於世，謂之「清商三調歌詩」。三調，卽平調，清調，瑟調。

西晉武帝受命，各種制度剛剛草創。泰始二年（二六六）詔郊祀、明堂的禮樂，暫時仍用魏儀；但命傅玄改作祭天地五帝的郊祀歌詞以及祭祖的宗廟歌詞。傅玄又改漢短簫鐃歌，製晉鼓吹曲靈之祥等二十二篇；改漢鼙鼓舞，製晉鼙鼓舞歌洪業等五篇；這些都是歌頌晉諸帝的盛德功烈。晉人又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傅玄作矛俞、劍俞、弩俞、安臺行亂歌詩四篇，是爲宣武舞歌；又作羽籥舞歌、羽鐸舞歌，是爲宣文舞歌。宣武、宣文二舞，用於郊廟；至晉武帝咸寧元年（二七五），才改用正德、大豫二舞。至宴樂嘉賓、行禮食舉等樂，晉初亦用「鹿鳴」古曲。泰始五年（二六九），才使太僕傅玄，中書監荀勗、黃門侍郎張華、中書侍郎成公綏等，各作正旦大會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東西廂等樂歌，取代魏曲；因在殿前東西廂演奏，又分黃鍾、太簇、姑洗、蕤賓等四廂，又稱四廂樂歌。當時詩人傅玄、張華、陸機、石崇、劉琨等作有其他如燕射、相和、雜曲、雜歌之類的歌詞，所寫內容甚廣，都是西晉著名的樂府詩的作者。泰始九年（二七三），光祿大夫荀勗典知樂事，以杜夔所製樂器，律呂乖錯，乃據周時玉尺（一說銅尺），作新律呂，以調聲韻。次年並奏毀列和在魏朝時所製笛律，另作新律笛十二枚。並令太樂郎劉秀、鄧昊等作大呂笛，郝生鼓箏，宋同吹笛，爲雜引相和諸曲。按古奏樂時，均以鍾磬爲韻，但在饗宴殿堂沒有廂懸鍾磬的場所演奏，則以笛爲正；蓋笛有一定調，故從笛爲正；笛猶鍾磬，故必合律呂。邵郎劉秀、鄧昊、王豔、魏邵等，與笛工一起作笛。工人造笛，律者定聲。荀勗並起用郭瓊、宋識等，據新笛律造正德、大豫二舞；荀勗和傅玄、張華又爲製舞歌；咸寧元年（二七五），用於宗廟，取代宣武、宣文二舞。荀勗又要修正杜夔所作鍾磬；未成，勗卒。惠帝元康三年（二九三），勗子藩繼承其事；不久，遇到永嘉之亂，他修訂的鍾磬，就未曾留傳下來。舞曲還有武帝太康中（二八〇—二八九）的杯盤舞，這是就漢朝的盤舞改成，晉人另加之以杯。

晉惠帝時，八王亂起。到了懷帝永嘉五年（三一）六月，匈奴攻破晉京洛陽（河南洛陽），擄帝北去，中原淪亡，轉入「五胡亂華，建國十六」的時代。江南由司馬睿建都建康（江蘇南京），是爲元帝，建立東晉。當時中州的人士避亂江淮的下游，佔十之六七，衣冠文物，多所移往；然而禮樂方面，却因伶官樂器，沒於石勒，音韻曲折，又無識者，雖常有歌工樂師自胡來歸，但是孤竹之管，雲和之瑟，空桑之琴，泗濱之磬，百不存一，雖時加採掇增添，然終東晉末安帝、恭帝之世，亦未全備。東晉初建（三一七），遂省太樂、鼓吹二令。後來才稍得登歌、食舉之樂。明帝太寧末（三二五），阮孚又加增益。到成帝咸和（三二六—三三四），才恢復設置太樂官，以戴綬爲令，主持其事，鳩集遺逸，可是還沒有鍾磬等樂器。庾亮謝尚要修復雅樂；

未具，亮卒。庾翼、桓溫等執政時，專重軍旅，於是樂器存庫至於朽壞。穆帝永和八年（三五二），前燕慕容暉攻滅冉魏石閔；閔時都鄴（河南臨漳），這時鄴下樂人頗有來歸者。永和十一年（三五五），謝尚鎮壽陽，又採拾樂師，以備太樂，並制石磬，雅樂才稍具規模；尙自己也頗作樂詩。廢帝太和五年（三七〇），前秦將王猛平鄴，前燕慕容氏得自石閔的樂聲，又入苻秦都長安（陝西長安）。孝武帝太元八年（三八三），謝玄在淝水之役大破前秦主苻堅，獲樂工揚蜀等人。蜀閑習古樂，於是四廂金石始告完備。帝乃使曹毗、王珣作宗廟歌詩，可是郊祀仍不設樂。東晉的雅樂發展極慢；但在其他樂歌方面，却吸收了孫吳留傳下來的宮庭樂舞，及吳地流行的民歌俗曲。如拂舞舊云吳舞，大都舞於殿庭；其中白鳩舞，「乃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屬晉也」；濟濟、獨祿二篇，亦江南人的舞曲。白紵舞，也起於孫吳時。至於吳聲歌曲，大都出於江南民間，開始都是徒歌，後來才配上管絃，舊樂器有箎、箏、篪、琵琶，後來增加笙、箏；東晉以後，新曲逐漸增多；有「子夜歌」等二十二曲；其中十九曲，可確定爲晉人所作。此外還有大子夜歌、黃生歌二種。作品很多，大都是無名氏的作品，多半歌詠男女的愛情。此外有神弦歌宿阿等十曲，大都是三國孫吳以來江南一帶民間的祀神歌曲。東晉詩人張駿、謝尚、梅陶、楊方、陶潛也都作有樂府歌詩。

魏晉各地還有許多民歌童謠，用寄民情，諷刺時事。此外還有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拊舞，背負靈嶽，桂樹白雪，畫地成川之樂。東晉其他伎樂還有高絃、紫鹿、跛行、鼈食及齊王、捲衣、竿兒等等。

本篇收魏晉時代樂府詩有魏明帝曹叡、繆襲以下五百七十四首，我根據郭茂倩樂府詩集及其他史志文集、箋註割記資料，撰著這篇解題。題下並附註見於樂府詩集中的卷數。至於曹操、曹丕、曹植、繁欽、王粲、阮瑀、陳琳、甄后、蔡琰、諸葛亮等人所作樂府詩的解題，已經收於拙著漢詩研究（正中書局出版）「漢朝樂府詩的簡史與解題」一章中，因此這裏不再贅錄。

## 一、郊廟歌辭

### 晉郊祀歌五首 (VOL. 1)

傅玄

晉書樂志上曰：「武帝泰始二年，詔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但改樂章而已，使傅玄爲之詞。其祀天地五郊，有夕牲歌，迎送神歌，饗神歌。」古時天子於京都南郊之圜丘祭天帝，北郊之方丘祭地祇，五時祭五帝（於密時祭青帝、上時祭黃帝、下時祭炎帝、畦時祭白帝、北時祭黑帝，是謂五精之帝）。郊祀歌，卽祭祀天地五帝之樂歌。晉書禮志上曰：「泰始二年正月，時羣臣議：『五帝卽天也，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青帝、炎帝、黃帝、白帝、黑帝）之號，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地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從之。」由此可見晉武帝泰始初郊祀五帝與地郊配祀，不同於古制。

(24)

(1) 夕牲歌

晉書樂志作「祀天地五郊夕牲歌」，言進薦玄牡，敬事神靈，祈神聽之。夕牲，卽選牲，於祭祀之前一夕先省視挑選牲具，以供神也。晉書禮志上曰：「漢但云犢，未辨其色；江左南北郊，同用玄牲。」夕牲歌，於牲出入時所奏之樂歌。

(2) 迎送神歌

晉書樂志作「祀天地五郊迎送神歌」，言晉宣帝、文帝日靖四方，光天之命，故神祇來降。於尸出入時奏之。

(3) 饗神歌三首

晉書樂志作「饗天地五郊歌」。饗通享。其一曰：「受終于魏，奄有黎民」，祈百神享牲降福也。其二曰：「昊天之子，祐享有晉。」祈告天帝福祐晉朝也。其三曰：「宣、文惟后，克配彼天。」用頌晉宣帝、文帝之能立制修禮，作民之極，昌盛後裔，永保天下也。按晉書禮志上曰：「泰始二年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日月星爲三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

晉天地郊明堂歌五首 (VOL. 1)

傅玄

晉天地郊、明堂歌，蓋南郊祭天、北郊祭地、明堂祭祖時所演奏之樂歌。按亦傳玄於晉武帝泰始二年作（見晉書樂志上），有夕牲歌、降神歌、天郊饗神歌、地郊饗神歌、明堂饗神歌；其中夕牲、降神二歌，天地郊與明堂同用。

(1) 夕牲歌

言敬事上帝，百福降臨；祖考配天，受神保佑。晉書樂志作「天地郊、明堂夕牲歌」，可見此一夕牲歌，爲祭祀天地及明堂祀祖時選牲，可以通用之樂歌。

(2) 降神歌

言我皇（晉武帝）受命，郊祀祭享，祈神祇祖考。昌盛後裔也。晉書樂志作「天地郊、明堂降神歌」，可見此一降神歌，亦祭祀天神地祇及明堂祀祖之時，可以通用之樂歌。

(3) 天郊饗神歌

於冬至日南郊祭天時所奏之樂歌。其詞曰：「整泰壇，祭皇神。」泰壇，卽今天壇，祭天之處，在南郊。於地上封土爲圓丘，象天圓也；泰，尊稱也。按魏泰壇在洛陽南委粟山，晉是否沿用舊壇，無考。祭天時，積薪壇上，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氣達於天（見禮祭法疏）。晉所祭天神甚衆。據晉書禮志上記載東晉「天郊則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土、太一、天一、太微、句陳、北極、雨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凡六十二神也。」此歌言燎柴燔牲，禮祭天神，奏樂潔齋，享牲享觴，神悅降福也。

## (4) 地郊饗神歌

於夏至或陽復之日北郊祭地時所奏之樂歌。其詞曰：「整泰折，俟皇祇。」泰折，即今地壇，祭地之處，在北郊，於水澤中築方丘（方形壇），象地方也，又稱方澤。折，言壇折旋合矩。祭地時，瘞繒埋牲於泰折，以祭地祇（見禮祭法疏）。晉所祭地祇甚衆。據晉書禮志上記載東晉「地郊則五嶽、四望、四海、四瀆、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嶽山、白山、霍山、醫無閭山、蔣山、松江、會稽山、錢唐江、先農凡四十四神也。江南諸小山，蓋江左（東晉）所立。」此歌言禮祭地祇，歌舞享飲，神歆福佑也。

## (5) 明堂饗神歌

明堂，天子之太廟，用以祭祀五帝，配祀祖考；又闡明政教，朝見諸侯，及饗功養老，教學選士，亦皆在其中（見禮明堂位疏引蔡邕明堂月令章句及大戴禮盛德篇、考工記匠人鄭玄注）。晉書武帝紀：「泰始二年二月丁丑，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故明堂饗神歌蓋爲祭祀晉宣帝與晉文帝之樂歌。

## 晉宗廟歌十一首 (VOL. 8)

傅玄

晉書禮志上曰：「（晉武帝）泰始二年正月，有司奏置七廟；帝重其役，即用魏廟，追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爲三昭三穆。」沈珪晉書賀循傳書後曰：「晉武帝定郊廟禮，用王肅說，潁川、京兆與宣、景、文三帝爲高祖以下四親廟，征西、豫章爲六世、五世無服之祖之廟。其時太祖虛位；景與文以兄弟同爲一世，故六世之祭，上及征西，而廟數適七。」南齊書樂志曰：「晉泰始中，傅玄造廟夕牲昭夏歌一篇，迎送神肆夏歌詩一篇、登歌七廟七篇、饗神歌二篇。玄云：登歌，歌盛德之功烈，故廟異其文。至於饗神，猶周頌之有瞽及雍，但說祭饗神明禮樂之盛；七廟饗神皆用之。」按晉用魏廟，嘗加改創，武帝太康八年正月殿陷，九月改營新廟於洛陽宣陽門內，遠致名材，雜以銅柱，十年四月廟成，始遷神主於新廟也（見晉書武帝紀、禮志上及通典五一引孫平子封事）。

## (1) 夕牲歌

晉書樂志作「祠廟夕牲歌」，南齊書樂志作「廟夕牲昭夏歌」。天子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昭夏，古樂章名，九夏之一。周禮春官鐘師昭夏注：「牲出入，奏昭夏。」言供牲享神，神鑒其誠。詞曰：「祖考降饗，以虞孝孫之心。」

## (2) 迎送神歌

晉書樂志作「祠廟迎送神歌」，南齊書樂志作「迎送神肆夏歌」。肆夏，古樂章名，九夏之一。周禮春官大司樂：「尸出入，則令奏肆夏。」言神明降臨，受我祭祀也。

## (3) 征西將軍登歌

晉書樂志作「祠征西將軍登歌」。司馬鈞字叔平，爲晉武帝之六世祖，嘗爲後漢征西將軍（見晉書宣帝紀）。登歌，指祭祀燕饗之時，樂工於廟堂上所演奏之樂歌。如禮明堂位中所謂「升歌清廟，」卽登歌也，歌詠周文王之功德；故後代之登歌，多用頌祖宗之功烈也。

#### (4) 豫章府君登歌

晉書樂志作「祠豫章府君登歌」。司馬量字公度，鈞子爲晉武帝之五世祖，嘗任豫章太守（見晉書宣帝紀）。漢太守所居稱府，因號太守曰「府君」。言祭祖意，祈享祀降福。

#### (5) 潁川府君登歌

晉書樂志作「祠潁川府君登歌」。司馬雋字元異，量子，爲晉武帝之高祖，博學好古，倜儻有大度，儀狀魁岸，與衆有異，鄉黨宗族咸景附焉，位至潁川太守（見晉書宣帝紀及三國志魏志司馬朗傳注司馬彪序傳）。言至雋始使本支克昌也。

#### (6) 京兆府君登歌

晉書樂志作「祠京兆府君登歌」。司馬防字建公，雋子，爲晉武帝之曾祖，性質直，雖閒居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諷誦數十萬言，少仕州郡，官至京兆尹，漢建安二十四年（二一九）終，年七十一，（見晉書宣帝紀及三國志魏志司馬朗傳注司馬彪序傳）。言其顯顯令德，高明清亮，篤生聖祖（司馬懿），光濟四國。

#### (7) 宣皇帝登歌

晉書樂志作「祠宣皇帝登歌」。司馬懿字仲達，防子，晉武帝之祖。曹操時爲魏太子中庶子，卽以輒有奇策稱世；魏文帝、明帝時，屢率師與蜀相諸葛亮對抗，使亮不能得志於中原；魏齊王嘉平初，殺大將軍曹爽，代爲丞相，執國政，三年（二五一）卒。後孫炎遂得代魏，追尊爲宣皇帝（見晉書武帝紀）。故詞曰：「於鑠皇祖，聖德欽明」，「經始大業，造創帝基」。

#### (8) 景皇帝登歌

晉書樂志作「祠景皇帝登歌」。司馬師字子元，懿長子，晉武帝之伯父。沈毅有大略，懿卒，繼以撫軍大將軍輔政。魏齊王嘉平四年遷大將軍，任用賢才，四海傾注。正元元年，誅政敵中書令李豐、太常夏侯玄、光祿大夫張緝。未幾廢魏齊王，另立高貴鄉公爲帝。二年（二五五）討平鎮東大將軍毋丘儉之亂，不久卒，年四十八。姪炎受禪，追尊爲景皇帝（見晉書景帝紀與武帝紀）。故詞曰：「纂宣（宣帝司馬懿）之緒，耆定厥功。登此雋父，糾彼羣凶。」

#### (9) 文皇帝登歌

晉書樂志作「祠文皇帝登歌」。司馬昭字子上，懿次子，晉武帝父。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兄師歿，嗣爲大將軍，專國政，甘露三年平鎮東大將軍諸葛誕之亂，景元元年弑魏高貴鄉公，更立常道鄉公爲帝，進封相國，封晉公，四年派鄧艾、鍾會滅蜀，咸熙元

年平鍾會亂，進爵爲晉王，二年（二六五）八月卒，年五十五。子炎受魏禪，爲晉武帝，追尊號爲文皇帝（見晉書文帝紀與武帝紀）。故詞讚之曰：「萬機莫綜，皇斯清之；蚺豕放命，皇斯平之；柔遠能邇，簡授英賢；創業垂統，勳格皇天。」

#### (10) 饗神歌二首

晉書樂志作「祠廟饗神歌」。其一曰：「日晉是常」，言祭祀祖考，致敬永慕，並祈福佑之意。其二曰：「肅肅在位」，共分三章，反覆言奏樂舞蹈，歌功詠德，以樂神明。

### 晉江左宗廟歌十三首 (VOL. 8)

晉書樂志下曰：「江左初立宗廟，遭經喪亂，舊典不存。（晉孝武帝）太元中，破苻堅，獲其樂工揚蜀等，閑習舊樂，於是四廂金石始備焉，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廟歌詩。」曹毗作有歌晉之宣帝、景帝、文帝、武帝、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及四時祠祀歌等十一首；晉書樂志載十首，脫去歌穆帝一首，穆帝一首見於宋書樂志，錄在康帝之下。王珣作有歌晉簡文帝及晉孝武帝二首。按東晉元帝於建武元年立宗廟於建康（今江蘇南京），後續增廣，至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始改作太廟，殿正室十四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六間，棟高八丈四尺（見晉書禮志），堂基長三十九丈一尺，廣十丈一尺（見宋書禮志），廟成，備法駕遷神主于太廟，設脯醢之奠（見晉書禮志）。而晉破苻堅事在太元八年（三八三）十一月；孝武帝崩於太元二十一年九月（見晉書孝武帝紀）；王珣卒於晉安帝隆安四年（四〇〇）五月（見晉書安帝紀）。據此，則曹、王所作晉宗廟歌當在孝武帝太元八年之後，最可能在太元十六年新廟落成設奠祭祀時作；其中王珣作歌孝武帝一首，自當在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後。晉書王珣傳曰：「（孝武）帝崩，哀冊諡議，皆珣所草。」可爲旁證。

#### (1) 歌高祖宣皇帝

曹毗

言宣帝開創帝基，道比唐虞。高祖，爲宣帝廟號，晉武帝咸寧元年十二月所追尊（晉書武帝紀）。

#### (2) 歌世宗景皇帝

言景帝承運，繼昌大業。並頌其平鎮東大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二人之亂，功冠宇內。故詞曰：「蠢矣二寇，擾我揚楚。」世宗，爲景帝廟號，亦晉武帝所追尊。

#### (3) 歌太祖文皇帝

詞曰：「皇室多難，嚴清紫宮。」指文帝使成濟弑魏高貴鄉公，更立魏常道鄉公爲帝事。紫宮卽皇宮。又曰：「平蜀夷楚，以文以戎。」平蜀指派鄧艾、鍾會破蜀，蜀主劉禪歸降事。夷楚指擊平鎮東大將軍諸葛誕連同吳將文欽、全悰之亂，而聲名流播無窮也。太祖，爲文帝廟號，亦晉武帝所追尊。

(28)

#### (4) 歌世祖武皇帝

晉武帝炎字安世，昭長子。魏常道鄉公咸熙二年（二六五）昭卒，嗣爲晉王；十二月受魏禪，卽帝位，國號晉，都洛陽，改元泰始。故詞曰：「應期登禪，龍飛紫庭。」於太康元年，大舉伐吳滅之。漢末天下分裂數十年，至是始就統一。故詞曰：「殊域既賓，僞吳亦平。」帝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故得撫寧天下。在位二十六年，於太熙元年（二九〇）四月乙酉崩，時年五十五，諡武，廟號世祖。（見晉書武帝紀）。按晉武帝卽位之初，頗有儉德，平吳之後，遂怠政術，耽於遊宴，且大封宗室，使居要地，盡去州郡武備，致卒後不久，遂有八王及五胡之亂。

#### (5) 歌中宗元皇帝

晉元帝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恭王覲之子也。年十五嗣王位。晉懷帝永嘉初，鎮建業，賓禮賢雋，江東歸心焉。時中原因八王之亂，死者數十萬人，胡人乘虛入侵，五年劉曜陷洛陽虜懷帝北去。司空荀藩推睿爲盟主。晉愍帝時進位爲丞相，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建興四年劉曜入長安虜愍帝，西晉遂亡。太興元年三月帝卽位於建康，偏安江左，史稱東晉。在位六年，於永昌元年（三二二）崩，年四十七，諡元，廟號中宗（見晉書元帝紀）。故詞曰：「元皇勃興，網籠江漢，仰齊七政，俯平禍亂。」按晉元帝有恭儉之德，而雄武不足，故中原淪陷而不能恢復，王敦威權重而致叛亂。

#### (6) 歌肅宗明皇帝

晉明帝紹字道畿，元帝長子，永昌元年卽位，聰明機斷，善撫將士，時王導輔政，朝多賢俊，太寧二年七月王敦舉兵內向，帝親率軍出征，大破敦軍，王敦憤惋而死。故詞曰：「姦逆縱恣，罔式皇度；躬振朱旗，遂豁天步。」在位三年，於太寧三年（三二三）崩，年二十七，諡明，廟號肅宗（見晉書明帝紀）。

#### (7) 歌顯宗成皇帝

晉成帝名衍字世根，明帝長子，太寧三年卽位，年五歲，由舅氏庾亮輔政。咸和二年蘇峻反，三年逼遷帝於石頭，陶侃、溫嶠討誅峻。峻弟逸領其衆，四年諸軍破逸，滕含抱帝奔溫嶠船，逸敗死，亂遂平。帝在位十八年，於咸康八年（三四二）崩，年二十二，諡成，廟號顯宗（見晉書成帝紀）。帝初以年少，受制於舅氏，及長頗留心政事，務在簡約，史稱帝「恭儉之德，足追蹤于往烈」。故詞曰：「邁德蹈仁，匪禮弗過。敷以純風，濯以清波。」

#### (8) 歌康皇帝

晉康帝岳字世同，成帝母弟，咸康八年六月卽位，居哀憂悼，不親執政，一委之舅氏中書令庾冰，在位二年多，於建元二年（三四四）九月崩，年二十三，諡康（見晉書康帝紀）。故詞曰：「康皇穆穆，仰嗣洪德，爲而不宰，雅音四塞。」

#### (9) 歌孝宗穆皇帝



晉穆帝聃字彭子，康帝子，建元二年九月即位，年二歲，皇太后設白紗帷於太極殿，臨朝攝政十二年，至升平元年始親萬機。永和三年使桓溫伐蜀滅成漢（亦稱後蜀，爲晉時十六國之一），蜀人又立范賁爲帝，五年周撫等又擊滅之。時間中原諸胡相爭，復謀進取，六年之後，陸續使殷浩、桓溫、謝奕等北伐。帝在位十七年，於升平五年（三六一）崩，年十九，諡穆，廟號孝宗（見晉書穆帝紀）。故詞曰：「西平僭蜀，北靜舊疆。高猷遠暢，朝有遺芳。」

#### (10) 歌哀皇帝

晉哀帝丕字千齡，成帝長子。穆帝無嗣，皇太后立之，於升平五年即位。帝雅好黃老，斷穀餌藥，中毒，不能理事。太后復臨朝攝政。在位四年，於興寧三年（三六五）崩，年二十五，諡哀（見晉書哀帝紀）。故詞曰：「雅好玄古，大庭是踐。道尚無爲，治存易簡。」

#### (11) 歌太宗簡文皇帝

王珣

晉簡文帝昱字道萬，元帝少子，美風姿，好清言，沖虛寡欲，仁明有智，封會稽王，歷宰穆帝、哀帝、廢帝三世，爲人望所歸，桓溫所敬憚。咸安元年十一月溫既廢廢帝，迎昱爲帝。時溫威震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在位不及一年，咸安二年（三七二）七月崩，年五十三，諡簡文，廟號太宗（見晉書簡文帝紀及廢帝海西公紀）。故詞曰：「靈明若神，周淡如淵。沖應其來，實與其遷。」按史稱「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故謝安稱爲惠帝之流，清談差勝耳。」

#### (12) 歌烈宗孝武皇帝

晉孝武帝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咸安二年七月即位，以謝安輔政，太元八年前秦苻堅大舉入寇，帝詔謝石、謝玄等拒之，大破秦兵於淝水。後百濟等國遣使來貢。故詞曰：「神鉦一震，九域來同。道積淮海，雅頌自東。」帝英姿英挺，威權已出，雅有人君之量，惟溺於酒色，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潛怒，向夕帝醉，貴人使婢以被蒙帝面弑之。在位二十四年，於太元二十一年（三九六）九月崩，年三十五，諡孝武，廟號烈宗，（見晉書孝武帝紀與御覽九九引續晉陽秋）。

#### (13) 四時祠祀歌

曹毗

禮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蒸。」此爲春夏秋冬四時祭祀宗廟所奏之歌詩，共分三章，先言「宣兆祚，武開基」，次言「說功德，吐清歌」，再次言「詠九功，永無極」，以虞神也。

## 二、燕射歌辭

### 晉四廂樂歌三首 (VOL. 13)

傅玄

(30)

宋書禮志一曰：「漢、魏之禮，……凡遣大使，拜皇后王公，及冠皇太子，及拜蕃王，帝皆臨軒；其儀太樂令宿設金石四廂之樂於殿前。」後此晉、宋、齊朝會、燕饗、食舉時所用之樂歌，皆統稱四廂樂歌。四廂，朝會奏樂之所，按設在殿前東西廂，又分黃鐘、太簇、姑洗、蕤賓等四廂。晉書樂志上曰：「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至（晉武帝）泰始五年，尚書奏使太僕傅玄、中書監荀勗、黃門侍郎張華各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時詔又使中書侍郎成公綏亦作焉。」（又見宋書樂志一）。傅玄造晉四廂樂歌三首：一曰天鑒，分四章，正旦大會行禮歌；二曰於赫，一章，上壽酒歌；三曰天命，分十三章，食舉東西廂歌：詞見於宋書樂志二，皆晉廷正旦大會之時所演奏。

### (1) 正旦大會行禮歌

正旦即元旦。按天子於元旦大饗接受羣臣朝賀之禮，起源極早。據傅玄元會賦曰：「考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藝，採秦漢之舊儀，定元正之嘉會。」晉武帝世更定元會制，此則兼採衆代可知矣。按其儀晉書禮志下記之甚詳，樂志上亦略涉及，簡言之，則夜漏未盡七刻，百官齊集太極殿下（此見御覽五三八摯虞決疑要注），後各就其位；漏盡五刻，皇帝出升御坐，接受朝賀，先是藩王上殿拜賀，跪奉白璧於御坐前，下殿；然後爲太尉以下至金紫將軍上殿，中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於殿下，皆行禮拜賀，各奉璧皮帛羔雁雉等贄物，再拜賀。在殿上者置御坐前，下殿；殿下者以贄授受贄郎：此時東廂雅樂郎以次奏行禮歌。禮訖，皇帝罷入，百官皆坐。此謂「元旦晨賀」。傅玄作天鑒一首，言正旦大會行禮，兼頌君德，如「儀刑聖皇，萬邦惟則。」

### (2) 上壽酒歌

按晉元旦朝賀大會後，於晝漏上水六刻，蠻夷胡客，以次入坐。至晝漏上三刻，皇帝又出，接受羣臣上壽酒：王公、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王詣樽酌壽酒，授侍中，跪置御坐前，謁者跪奏：「藩王臣某等奉觴，上千萬歲壽。」時四廂樂作，百官拜飲。王還陛下。然後爲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各於殿上上壽酒，太樂令奏登歌三終乃降。此爲晉上壽酒儀制，又謂之「晝會」（見晉書禮志下）。傅玄作於赫一首，言元旦獻酒，上壽祝賀之意。

### (3) 食舉東西廂樂

按晉於上壽酒後，即行宴饗：先由司徒奉羹，大司農奉飯，侍郎奉案，進皇帝御坐前，後羣臣就席，太樂令奏食舉樂，百官亦受賜宴饗。食畢，又進舞樂衆伎。宴樂畢，皇帝罷退，鐘鼓作，羣臣再拜而出（見晉書禮志下）。食舉，爲皇帝進食時所演奏之樂曲。王制曰：「天子食，舉以樂。」傅玄作天命一首，用頌皇帝盛德，並言朝饗禮樂；大抵亦如漢鮑業所言「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

按荀勗四廂樂歌，作於晉武帝泰始五年（請參閱上文傳玄晉四廂樂歌解題）。宋書樂志二曰：「晉荀勗造正旦大會行禮歌四篇：一曰於皇，當於赫；二曰明明，當巍巍；三曰邦國，當洋洋；四曰祖宗，當鹿鳴。正旦大會王公上壽酒歌一篇，曰踐元辰，當羽觴行。食舉樂東西廂歌十二篇：一曰煌煌，當鹿鳴；二曰賓之初筵，當於穆；三曰三后，當昭昭；四曰赫矣，當華華；五曰烈文，當朝宴；六曰猗歟，當盛德；七曰隆化，當綏萬邦；八曰振鷺，當朝朝；九曰翼翼，當順天；十曰既宴，當陟天庭；十一曰時邇，當參兩儀；十二曰嘉會。」按晉書樂志上曰：「荀勗云：『魏氏行禮、食舉，取周詩鹿鳴以爲樂章。』」勗以鹿鳴燕嘉賓，無取於朝（指朝會），乃除（魏）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朝（元旦）朝宗之義；又爲正旦大會王公上壽酒歌詩，并食舉樂歌詩，合十三篇。」據此可知荀勗所作晉四廂樂歌，係依魏曲更作；故宋書樂志二所述勗所作當之曲，如：於赫、巍巍、洋洋、鹿鳴、羽觴行、於穆、昭昭、華華、朝宴、盛德、綏萬邦、朝朝、順天、陟天庭、參天儀，當均爲魏時所用行禮、食舉之樂歌也。又晉書樂志言魏雅樂：「後又改三篇之行禮詩：第一曰於赫篇，詠（魏）武帝，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篇，詠（魏）文帝，用（左）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魏）明帝，用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曰日復，用鹿鳴（魏杜夔所傳周曲）。」古今樂錄曰：「魏明帝青龍二年又易古詩，名曰羽觴行，用爲上壽曲；鹿鳴以下十二曲，名食舉樂。」亦可證明荀勗所作當係從魏氏舊歌改作也。

### (1) 正旦大會行禮詩四章

荀勗作正旦大會行禮詩共四章，爲羣臣朝賀皇帝時所奏：(1)於皇一章，言元旦皇帝接見羣后，以及卿士。(2)明明一章，頌皇帝臨國，惠及荒遠。(3)邦國一章，頌帝德深遠，彝倫所序。(4)祖宗一章，頌皇帝能光祖德。

### (2) 王公上壽酒歌一章

荀勗作上壽酒歌僅一章，爲王公於殿上獻觴上皇帝壽時所奏。踐元辰一章詞曰：「我皇壽而隆，我皇茂而嵩。」亦含祝頌之意。

### (3) 食舉樂東西廂歌十二章

荀勗作食舉樂歌共十二章，於皇帝進食，大饗羣臣時所奏：(1)煌煌一章詞曰：「煌煌七曜，重明交暢。」言天下太平，皇帝大饗嘉賓。日、月和金（太白）、木（歲）、水（辰）、火（熒惑）、土（填）五星，謂之七曜；古以爲七曜與國運興衰相應。(2)賓之初筵一章，寫賓客剛剛上席之盛況。(3)三后一章詞曰：「昔我三后。」言晉宣、景、文三君，維持大業；今我武帝繼而發揚光大之，明照九畿，故天降福祿。后謂君。(4)赫矣一章詞曰：「赫矣太祖。」歌頌晉宣帝之創業垂統，始立晉國。晉稱司馬昭爲太祖文皇帝；然此處似用稱宣帝，蓋宣帝爲晉開國之君也；古亦有以「太祖」，稱肇封之祖或開國之君也。(5)烈文一章詞曰：「烈文伯考，時惟帝景。」歌頌晉景帝之夷險平亂，國以永寧。景帝爲晉武帝伯父，故稱「伯考」。(6)猗歟一章詞曰：「猗歟盛歟，先皇聖文。」歌頌晉文帝修己濟治，德博化隆。文帝爲晉武帝之父，故稱「先皇」。猗猶美。(7)隆化一章詞曰：「隆化洋洋。」

先頌晉武代魏，光照八荒，叡哲欽明，可配堯舜；次言元旦嘉會，侯王祝賀，賓使觀光，貢賢納計，獻璧奉璋。晉制於宴會完畢，皇帝乃召各郡計吏，前受勅戒，謂之納計（見晉書禮志）。(8)振鷺一章詞曰：「振鷺于飛，鴻漸其翼。」振鷺，詩周頌篇名；詩序曰：「振鷺，言二王（夏、殷）之後（杞、宋），來助祭也。」振，飛貌。鷺，白鷺。漸，進也。後漢書蔡邕傳曰：「鴻漸盈階，振鷺充庭。」以振鷺、鴻漸，喻藩國諸侯來賓也；故詞曰：「君子來朝，言觀其極。」(9)翼翼一章詞曰：「翼翼大君，民之攸暨。」翼翼，嚴正貌。暨，與也。歌頌皇帝治國之美，德教如風，民化如卉。(10)既宴一章詞曰：「既宴既喜，翁是萬邦。」寫元會歡宴之情形，庭燎朗照，鼓鐘齊鳴，詠德歌功，人民化從。庭燎，大燭也。(11)時邕一章詞曰：「時邕斌斌，六合同塵。」時邕，同時雍。書堯典：「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孔傳：「時、是。雍、和也。言天下衆民變化於上，是以風俗大和。」塵，俗也。由聖君養黎民而致時雍詠起，而言晉宣帝之定荆、楚（指敗吳），平燕（指平遼東公孫淵亂）、秦（指平新城孟達亂）；晉文帝之勘庸蜀（指滅蜀），賓吳會（指遣使喻吳孫皓以平蜀之事；孫皓使臣來獻方物），而致四夷來朝，我皇撫之也。(12)嘉會一章詞曰：「愔愔嘉會。」愔愔，安和貌。由宴樂之歡豫，頌邦國之寧固。

### 晉四廂樂歌十六章

張華

按張華晉四廂樂歌作於晉武帝泰始五年，計有王公上壽詩一章，食舉東西廂樂詩十一章，正旦大會行禮詩四章，分別於元旦大會上壽、宴饗、朝賀行禮時演奏之（請參閱上文傳玄晉四廂樂歌解題）。

#### (1) 王公上壽詩一章

詞曰：「稱元慶，奉壽觴。」言祝頌意。

#### (2) 食舉東西廂樂詩十一章

(1) 詞曰：「明明在上。」言皇帝升坐，受羣臣慶賀，遠人朝見。(2) 詞曰：「濟濟朝位。」言羣臣列位行禮，而賀皇帝享福嘉樂。(3) 詞曰：「九賓在庭，臚讀既通。」賓謂摯相，今稱贊禮者；晉儀，元會時由大鴻臚、掌禮郎、太常、謁者、僕射，分掌宣旨、傳名、贊導、行禮等事；古時，此種掌禮者計有九人，故謂之九賓。臚，傳名。讀，贊禮。言公侯獻贊，隆禮動容，末結頌語。(4) 詞曰：「朝享上。」言繁禮多儀，歌舞功德。(5) 詞曰：「皇化洽。」言禎祥時見。(6) 詞曰：「世資聖哲，三后在天。」頌晉宣、景、文三帝之功烈，爲人民所謳吟歡戴。(7) 詞曰：「泰始開元，龍升在位。」詠晉武受禪爲帝，不忘繼緒，而永配天命。泰始，爲晉武帝之年號。(8) 詞曰：「聖明統世，篤皇仁。」頌帝仁政廣施，澤流無垠。(9) 詞曰：「於皇時晉，奕世齊聖。」頌大晉天命所歸，德流俗移，朝多賢士，歌舞陪庭，四夷賓服。(10) 詞曰：「朝元日，賓王庭。」言當盛明之世，德馨風淳，游泳其中，

國治俗美，人人崇禮樂，式儀刑。(1)詞曰：「慶元吉，宴三朝。」寫元旦宴會，樂舞歌詠，德音流播，萬國康寧。

(3) 正旦大會行禮詩四章

(1)詞曰：「於赫皇祖。」頌晉宣帝創業應命。(2)詞曰：「烈烈景皇。」頌晉景帝定策立功，光紹前蹤。(3)詞曰：「允文烈考。」頌晉文帝德參天地，功比四時，開啓晉國，奠定帝基。(4)詞曰：「明明我后。」頌晉武帝受終正位，仁政日新。

晉四廂樂歌十六章

成公綏

成公綏晉四廂樂歌亦作於晉武帝泰始五年（請參閱上文傳玄晉四廂樂歌解題）。郭茂倩樂府詩集漏列作者姓名；此據宋書樂志二補。計有王公上壽酒所用樂歌一章，雅樂正旦大會行禮歌十五章，共十六章。

(1) 王公上壽酒歌一章

詞曰：「上壽酒，樂未央。」亦祝頌詞。

(2) 正旦大會行禮歌十五章

其內容大抵與張華所造相類。(1)詞曰：「穆穆天子，光臨萬國。」言嘉會置酒，羣臣朝賀。(2)詞曰：「禮樂具，宴嘉賓。」言羣臣獻酒納贄之盛況：豐肴萬俎，旨酒千鍾；結以頌語。(3)詞曰：「樂哉，天下安寧。」言化行俗清，年豐世安，而頌皇帝聰明，羣臣盡忠。(4)詞曰：「嘉瑞出，靈應彰。」言當時有種種之祥瑞符應，而頌晉武帝之承天受命，宣、景、文三帝之創業立國。(5)詞曰：「泰始建元，鳳凰龍興。」言晉武帝於泰始元年奄有天下。(6)詞曰：「聖皇君四海。」歌晉武帝於泰始登基後，天下清平，人民和樂。(7)詞曰：「惟天降命，翼仁祐聖。」頌晉宣、景、文三皇總理大政，德垂後裔。(8)詞曰：「登崑崙，上曾城。」以游仙詩，頌順天治國，使天下惠康。(9)詞曰：「邁洪化，振靈威。」靈威，猶言神威。言諸侯懷服，蠻夷納貢，朝賀宮門，宴饗皇宮。(10)詞曰：「建五旗，羅鍾虡。」虡，懸鍾磬之木架，上飾猛獸。言朝會盛況，鍾磬樂作，旌旗飛揚，詠歌舞蹈，以樂聖主。(11)詞曰：「化蕩蕩，清風泄。」頌皇帝御下聖哲，名顯萬世。(12)詞曰：「皇皇顯祖，翼世佐時。」頌晉宣帝之輔佐魏室，開成帝基。宣帝爲晉武帝之祖父，故稱顯祖。(13)詞曰：「光光景皇，無競惟烈。」頌晉景帝之功業蓋世。(14)詞曰：「穆穆烈考，克明克雋。」頌晉文帝之功德，創業開國，垂慶後人。(15)詞曰：「明明聖帝，龍飛在天。」頌晉武帝明德通幽，受神福佑。

晉冬至初歲小會歌

張華

五禮通考一四〇：「案冬至朝賀，於古無聞，至魏、晉始有之；據晉、宋禮志，則是因漢有十月享會，始移之冬至，而漢儀無之也。」按晉書禮志下曰：「漢以高帝十月定秦，且爲歲首；至武帝雖改用夏正（漢書武帝紀曰：「太初五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

爲歲首。」然每月朔，朝；至於十月朔，猶常饗會，受賀及贊，百官上殿稱萬歲，舉觴，御食，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如元正之儀。魏晉則冬至日受方國及百僚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獻歲（歲首）之旦。」晉小會於東堂舉行（見御覽五三八摯虞決疑要注）。言冬至初歲小會，羣臣奉壽稱賀，而宴饗百僚，因而言「上隆其愛，下盡其心。」

### 晉宴會歌

張華

詞曰：「聽朝有暇，延命衆臣。」此爲天子宴羣臣所用之樂歌。極寫宴會之盛況，衆臣雲集，盡樂極宴，末戒以應歡酣合禮，無流荒亂。

### 晉中宮所歌

張華

詞曰：「皇、英垂帝典，大雅詠三妃。」頌古代后妃之美德：柔順謙敬，慈惠愛人，爲百世所敬仰。舊稱皇后爲中宮（見周禮天官內宰疏引漢舊儀）。晉書武帝紀：「泰始二年立皇后楊氏。」此首似爲立皇后時所奏者，故言應重壺訓，如「儀刑乎萬邦，內訓隆壺闈。」

### 晉宗親會歌

張華

宗親，原謂同母兄弟；又稱同宗親屬曰宗親。詞曰：「降禮崇親戚，旁施協族姻。」則晉武帝所宴爲同宗之親戚，不止限於同母兄弟。按晉書武帝紀：咸寧三年春正月景子朔詔，曰：「宗室戚屬，國之枝葉。」八月，諸王來朝，徙封者有扶風王亮、濮陽王允等十餘人。通典七一：晉武帝咸寧三年，濮陽諸王新拜，有司奏依故事，博士張放議應作樂。則宗親會歌，或爲此事而作。言晉武帝爲本枝同慶，禮宴同族，盡其酣娛，歡欣敦睦也。

## 三、鼓吹曲辭

### 魏鼓吹曲十二曲 (VOL. 18)

繆襲

晉書樂志下曰：「漢時有短簫鐃歌之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翁離、戰城南、巫山高、將進酒、君馬黃、上陵、有所思、雉子班、聖人出、芳樹、上邪、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玄雲、黃爵行、釣竿等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一曰楚之平，二曰戰滎陽，三曰獲呂布，四曰克官渡，五曰舊邦，六曰定武功，七曰屠柳城，八

曰平南荆，九曰平關中，十曰應帝期，十一曰爲熙，十二曰太和，「使繆襲爲詞，述以功德，以代漢曲。」按此十二曲當作於魏太和元年，明帝卽位之時，有關歌頌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之功德，皆爲追述之作。

(1) 楚之平

楚之平，古今樂錄作初之平，係擬漢朱鷺而成，言漢末大亂，曹操起兵平定天下之功德（見晉書樂志）。

(2) 戰 滎 陽

按戰滎陽擬漢思悲翁，言漢初平元年山東諸侯討董卓，衆疑無計，獨曹操與卓部徐榮戰於滎陽也（見三國志魏志武帝紀）。

(3) 獲 呂 布

按獲呂布擬漢艾如張，言曹操東圍臨淮，於漢建安三年十二月擒殺呂布（見三國志魏志武帝紀）。

(4) 克 官 渡

按克官渡擬漢上之回，言建安五年曹操破袁紹於官渡（見三國志魏志武帝紀）。

(5) 舊 邦

按舊邦擬漢翁離，言曹操勝袁紹後，於漢建安七年正月軍譙，嘗下令爲陣亡將士絕無後者，立後祭祀（見三國志魏志武帝紀）。

(6) 定 武 功

按定武功擬漢戰城南，言漢建安九年曹操擊袁尙，決漳水，破鄴城，武功奠定，始於此時也（見三國志魏志武帝紀）。

(7) 屠 柳 城

按屠柳城擬漢巫山高，言漢建安十二年曹操越北塞，歷白檀，破三郡烏丸於柳城也（見三國志魏志武帝紀）。

(8) 平 南 荆

按平南荆擬漢上陵，言漢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平荊州，劉琮投降（見三國志魏志武帝紀）。

(9) 平 關 中

按平關中擬漢將進酒，言漢建安十六年曹操征馬超，定關中也（見三國志魏志武帝紀）。

(10) 應 帝 期

按應帝期擬漢有所思，言漢延康元年十一月庚午魏文帝曹丕受漢獻帝禪讓，應運爲君也（見三國志魏志文帝紀）。

(11) 邕 熙

邕熙擬漢芳樹，言魏氏臨國，君臣爲穆，庶績和熙也（見晉書樂志下）。

(12) 太 和

( 36 )

按太和擬漢上邪，言魏太和元年，明帝登位，德澤流布也（見三國志魏志明帝紀及晉書樂志下）。

### 吳鼓吹曲十二曲 (VOL. 18)

韋昭

晉書樂志下曰：吳亦使韋昭，改漢短簫鐃歌之樂，製鼓吹十二曲：一曰炎精缺，二曰漢之季，三曰據武師，四曰伐烏林，五曰秋風，六曰克皖城，七曰關背德，八曰通荆門，九曰章洪德，十曰從歷數，十一曰承天命，十二曰玄化。宋書樂志一曰：「韋昭，孫休世上鼓吹鐃歌十二曲表，曰：『當付樂官善歌者習歌。』」然則此十二首鼓吹曲，當是作於吳景帝孫休永安中（二五八—二六三），約當魏高貴鄉公甘露三年至魏常道鄉公景元四年之間。用述吳武烈帝孫堅、吳大帝孫權之功業也。

#### (1) 炎 精 缺

按炎精缺擬漢朱鷺，言漢室衰微，孫堅募兵振旅，於漢中平元年破張角，平穎、宛；三年羈邊章，降韓遂，爲長沙太守，綏靖南土，奠定東吳立國之基礎（見三國志吳書孫堅傳）。漢以火德王，漢衰故謂之「炎精缺」。

#### (2) 漢 之 季

按漢之季擬漢思悲翁，言孫堅痛漢季世，董卓作亂，興兵奮擊，名聞海內也（見三國志吳書孫堅傳）。

#### (3) 據 武 師

按據武師擬漢艾如張，言孫權繼父兄之業，於漢建安十三年擊斬黃祖（見三國志吳書孫權傳）。據，布也、騰也。

#### (4) 伐 烏 林

按伐烏林擬漢上之回，言漢建安十三年曹操既破荊州，順流來犯，賴孫權命周瑜、程普逆擊操於烏林而破走之也（見三國志吳書孫權傳）。

#### (5) 秋 風

按秋風擬漢擁離，言秋風起時，寇賊犯邊，民皆慷慨辭親，思立功戰場也。古今樂錄曰：「秋風者，言孫權悅以使民，民忘其死也。」

#### (6) 克 皖 城

按克皖城擬漢戰城南，言曹操志圖兼并，令朱光爲廬江太守；孫權於漢建安十九年五月親征，閏月破光於皖城，獲男女數萬口（見三國志吳書孫權傳）。

#### (7) 關 背 德

按關背德擬漢巫山高，言蜀將關羽背棄吳德，侵犯城邑；孫權於漢建安二十四年遂乘羽北伐魏襄陽之際，使呂蒙襲公安，據江



陵，十二月獲羽，遂定荊州（見三國志吳書孫權傳）。

(8) 通 荆 門

通荆門擬漢上陵，言吳與蜀中因關羽事生隙，後終復初好也。按吳、蜀復交，在吳黃武元年（魏黃初三年，事見三國志吳書孫權傳）。

(9) 章 洪 德

章洪德擬漢將進酒，言孫權章其大德，而遠方來附也（見古今樂錄）。

(10) 從 曆 數

從曆數擬漢有所思，言孫權從圖籙之符而建大號也（見古今樂錄）。

(11) 承 天 命

承天命擬漢芳樹，言孫權以聖德踐位，道化至盛也（見古今樂錄）。按三國志吳書孫權傳：「黃龍元年（魏太和三年夏四月，夏口、武昌並言黃龍鳳皇見，丙甲即皇帝位。」故詞云：「龍金其鱗，烏赤其色。」

(12) 玄 化

玄化擬漢上邪，言上修文訓武，則天而行，仁澤流洽，天下喜樂也（見古今樂錄）。

晉鼓吹曲二十二曲 (VOL. 19)

傅 玄

晉武帝受魏禪後，乃令傅玄改漢之短簫鐃歌，製鼓吹曲二十二篇，用述晉諸帝之功德，以代魏曲：一曰靈之祥，二曰宣受命，三曰征遼東，四曰宣輔政，五曰時運多難，六曰景龍飛，七曰平玉衡，八曰文皇統百揆，九曰因時運，十曰惟庸蜀，十一曰天序，十二曰大晉承運期，十三曰金靈運，十四曰於穆我皇，十五曰仲春振旅，十六曰夏苗田，十七曰仲秋獮田，十八曰順天道，十九曰唐堯，二十曰玄雲，二十一曰伯益，二十二曰鈞竿（見晉書樂志）。

(1) 靈 之 祥

晉書樂志曰：「改漢朱鷺爲靈之祥，言宣帝（司馬懿）之佐魏，猶虞舜之事堯，既有石瑞之徵，又能用武以誅孟達之逆命也。」其詞曰：「靈之祥，石瑞章。旌金德，出西方。」按石瑞之徵，指魏明帝青龍三年十一月張掖柳谷口水湧寶石負圖，狀像靈龜，立於川西，長一丈六尺，高八尺，蒼質白章，上有麟鳳虎馬犧牛璜玦八卦列宿之象隆起，又有文字曰：「大討曹金……」「三十五字，時稱魏之嘉瑞，詔書班行天下；一說金，晉之行也，言司馬氏當王天下也（見三國志魏志管寧傳、明帝紀注引魏氏春秋、漢晉春秋、宋書符瑞志）。孟達之叛，達原爲蜀將，降魏爲新城太守，於魏明帝太和元年十二月連吳通蜀，暗謀叛亂；二年正月

( 38 )

司馬懿討斬之（見三國志魏志明帝紀及晉書宣帝紀）。

(2) 宣 受 命

晉書樂志下曰：「改漢思悲翁爲宣受命，言宣帝（司馬懿）禦諸葛亮，養威重，運神兵，亮震怖而死。」按亮於魏青龍二年犯魏時病卒軍中（見晉書宣帝紀）。

(3) 征 遼 東

晉書樂志下曰：「改漢艾如張爲征遼東」，言遼東太守公孫淵反，宣帝（司馬懿）於魏明帝景初二年陵大海之表，討滅之（見晉書宣帝紀及三國志魏志明帝紀）。

(4) 宣 輔 政

晉書樂志下曰：「改漢上之回爲宣輔政，言宣帝（司馬懿）輔政，聖道深遠，撥亂反正，網羅文武之才，以定二儀之序也。」按司馬懿受魏明帝遺命輔佐少主魏齊王，在魏景初三年正月丁亥（見晉書宣帝紀）。

(5) 時 運 多 難

晉書樂志下曰：「改漢擁離爲時運多難，言宣帝（司馬懿）致討吳方，有征無戰也。」按魏齊王正始二年五月，吳將全琮、諸葛瑾、朱然等犯界；六月司馬懿督諸軍南征，吳軍夜遁走，追斬萬餘人。故詞曰：「有征無戰，弭其圖。」

(6) 景 龍 飛

晉書樂志下曰：「改漢戰城南爲景龍飛，言景帝（司馬師）賞順夷逆，隆無疆，崇洪基也。」

(7) 平 玉 衡

晉書樂志下曰：「改漢巫山高爲平玉衡，言景帝（司馬師）一萬國之殊風，齊四海之乖心，禮賢養士，而纂洪業也。」玉衡，古王者測天象之器具；平玉衡，喻能明綜天機，穩定天下也。其詞曰：「禮賢養士，羈御英雄。」按似指司馬師陰養死士三千散於民間，後用於誅滅大將軍曹爽；又爲大將軍後，任用賢能，以諸葛誕、毋丘儉等都督四方，王基、鄧艾等典州郡，盧毓、李豐掌選舉，傅嘏、虞松參計謀，鍾會、夏侯玄、王肅、張緝等預朝議，四海傾注，繼光大業（見晉書景帝紀）。

(8) 文 皇 統 百 揆

晉書樂志下曰：「改漢上陵爲文皇統百揆，言文帝（司馬昭）始統百揆，用人有序，以敷太平之化也。」按晉書文帝紀曰：「魏常道鄉公景元四年天子命晉公（司馬昭）以相國總百揆。」百揆即後所謂相國，總理百官也。

(9) 因 時 運

晉書樂志下曰：「改漢將進酒爲因時運，言文帝（司馬昭）因時運變，聖謀潛施，解長蛇之交，離羣桀之黨，以武濟文，以邁其

德也。」按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五月諸葛誕作亂，勢窮向吳求救；吳使文欽、唐咨、全懌、全端等救誕；司馬昭縱反間，使誕、欽相疑，誕殺欽，又誘全懌兄弟來降，於是至三年二月誕亂遂平（見晉書文帝紀），故詞云：「因時運，聖策施，長蛇交解，羣桀離，勢窮奔吳，虎騎厲……。」長蛇交解，喻誕、欽、懌等相聯之形勢瓦解。桀通傑。

(10) 惟庸蜀

晉書樂志下曰：「改漢有所思爲惟庸蜀，言文帝（司馬昭）平萬乘之蜀，封建萬國，復五等之爵也。」按蜀於魏常道鄉公景元四年十一月爲魏所滅（見晉書文帝紀）。

(11) 天序

晉書樂志下曰：「改漢芳樹爲天序，」言順五行之序，晉歷應受魏禪也。按魏咸熙二年十一月，常道鄉公知歷數有在，乃使太保鄭沖奉策欲讓君位於司馬炎曰：「祇受天序，以敬授爾位。」（見晉書武帝紀）。

(12) 大晉承運期

晉書樂志下曰：「改漢上邪爲大晉承運期，言聖皇（指晉武帝司馬炎）應籙受圖，登陟帝位也。」按司馬炎係於魏咸熙二年十二月設壇受魏禪，即帝位，是爲晉武帝（見晉書武帝紀）。

(13) 金靈運

晉書樂志下曰：「改漢君馬黃爲金靈運，言聖皇（司馬炎）踐祚，致敬宗廟，而孝道行於天下也。」金爲晉五行之德；金靈運，謂晉誕膺靈運，應天受命也。

(14) 於穆我皇

晉書樂志下曰：「改漢雉子班爲於穆我皇，言聖皇（司馬炎）受命，德合神明也。」於穆，贊歎詞。

(15) 仲春振旅

晉書樂志下曰：「改漢聖人出爲仲春振旅，言大晉申文武之教，畋獵以時也。」

(16) 夏苗田

晉書樂志下曰：「改漢臨高臺爲夏苗田，言大晉旰食順時，爲苗稼除害也。」夏獵爲苗（見爾雅釋天）。

(17) 仲秋獮田

晉書樂志下曰：「改漢遠如期爲仲秋獮田，言大晉雖有文德，不廢武事，順天以殺伐也。」秋獵爲獮（見爾雅釋天）。

(18) 順天道

晉書樂志下曰：「改漢石留爲順天道，言仲冬大閱，用武修文，大晉之德配天也。」

(40)

(19) 唐 堯

晉書樂志下曰：「改漢務成爲唐堯，言聖皇（司馬炎）陟帝位，德化光四表也。」按務成相傳爲唐堯師。

(20) 玄 雲

晉書樂志下曰：「玄雲依漢曲舊名，言聖皇（司馬炎）用人，各盡其材也。」

(21) 伯 益

晉書樂志下曰：「改漢黃爵行爲伯益。」按伯益，舜臣，能知鳥語，佐舜調馴鳥獸，佐禹治水有功。故詞云：「伯益佐舜禹，職掌山與川。」蓋以此作起，言「赤烏銜書，有周以興；今聖皇受命，神雀來遊也。」聖皇指晉武帝。

(22) 鈞 竿

晉書樂志下曰：「鈞竿依漢曲舊名。」按此蓋以呂望持竿垂釣事作起，言聖皇（晉武帝）德配堯舜，又有呂望之類賢臣爲佐，以濟大功致太平也。

### 晉凱歌二首 (VOL. 19)

張華

凱歌，亦作愷歌、豈歌，原戰勝凱旋獻捷祖廟時所唱之軍歌。按古時王師克勝，獻捷祖廟，師還未至之時，預先教樂師（瞽矇）愷歌，師入祖廟，遂使樂師唱而導之（見周禮春官樂師愷歌疏）。後亦用於出征、勞軍之時，令軍中唱之。張華作晉凱歌有命將出征歌、勞還師歌二首。命將出征歌詞曰：「今在盛明世，寇虐動四垠，……元帥統方夏，出車撫涼秦。」勞還師歌曰：「鯨鯢皆撫首，北土永清夷。昔往昌隆暑，今來白雪霏。」按晉書武帝紀與扶風王駿傳：泰始七年北地胡寇金城，以車騎將軍賈充爲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十年八月涼州虜又寇金城諸郡，鎮西大將軍汝陰王駿討斬其帥乞文泥等。咸寧初，羌虜樹機能等叛；二年夏五月汝陰王駿遣衆斬其渠帥吐敦；三年三月又命平虜護軍文倌督涼秦雍諸軍進破之，機能等乃遣所領二十部，及侯彈劾面縛軍門，各遣子入質，安定、北地、金城諸胡吉軻羅、侯金多及北虜熱罔等二十萬口又來降，秦涼遂平。其年駿入朝，徙封扶風王，給羽葆鼓吹。二歌之作，必因乎此。

### 四、相和歌辭

相和曲

古今樂錄曰：「張永元嘉技錄：『相和有十五曲：一曰氣出唱；二曰精列；三曰江南；四曰度關山；五曰東光；六曰十五；七曰

薤露；八曰蒿里；九曰挽歌；十曰對酒；十一曰雞鳴；十二曰烏生；十三曰平陵東；十四曰東門；十五曰陌上桑。」

### 薤露 (VOL. 27)

張駿

擬古薤露歌。晉惠帝愚騃，舅氏太傅楊駿專權，賈后殺駿干政，使孫慮謀害太子遹於許昌，趙王倫（惠帝叔祖）爲太子報仇，廢殺后，未幾僭位，遷帝金墉城，帝諸弟不滿，討倫，引起八王之亂，自相殘殺，死數十萬人，胡狄遂乘虛入侵，匈奴劉曜相繼攻陷洛陽、長安兩京，擄懷、愍二帝，西晉遂亡（事分見晉書惠、懷、愍三帝紀及愍懷太子遹傳。）按此篇卽感憤西晉之大亂，而誓圖恢復，掃蕩胡狄也。當作於晉成帝咸和中。按咸和初，張駿嘗遣將討劉曜，八年又遣使假道于蜀，通表江東，並欲聯蜀李雄，出兵三秦，東清許洛，九年，晉拜駿爲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見晉書張駿傳）。故此篇當作咸和間。其詞曰：「儲君縊新昌。」之「新昌」。應爲「許昌」之訛。

### 惟漢行

傅玄

曹植擬曹操之薤露爲惟漢行。按傅玄又擬曹植惟漢行用詠鴻門之宴，樊噲立功之事。沛公（劉邦）既定關中，使兵守函谷關。及項羽率兵至關，不得入，攻破之，進次鴻門，將擊沛公。羽季父項伯，善張良，夜馳告之。沛公請伯告羽，不敢背德。旦日，沛公謝羽鴻門。羽留宴。范增潛使項莊舞劍，欲乘間擊殺沛公。項伯亦起舞，以身翼之。會樊噲帶劍擁盾，直入軍門。救護沛公。羽賜之卮酒豚肩，噲飲酒略肉，並責羽欲誅有功之沛公，亡秦之續耳。沛公因此得脫身去。後世稱此會爲鴻門宴（見史記項羽本紀）。

### 挽歌

繆襲

樂苑云：「挽歌，實始繆襲。」送終之喪歌也。按繆作蓋悲哀人生短促，終歸於死。挽亦作輓。舊亦有以爲「挽歌」出於漢武帝之時。如晉書禮志曰：「輓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爲送終之禮。」古今注曰：「薤露，蒿里，並喪歌也，出田橫門人，故有二章。至孝武時，李延年乃分二章爲二曲。薤露送公卿貴人，蒿里送士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挽歌』。」挽，牽引也。又風俗通曰：「京師殯、婚嘉會，酒酣之後，續以挽歌。」則挽歌漢時於婚喪均可歌之，不止限於喪事也。挽歌專用於哀挽送終可能始於繆襲也。鍾嶸詩品曰：「熙伯挽歌，惟以造哀爾。」故後之續作者，亦皆用之於送喪矣。

### 挽歌三首

陸機

擬古挽歌薤露，故詞曰：「中閨且勿譔，聽我薤露詩。」姜寅清以爲作於晉惠帝永寧元年（三〇一）趙王倫篡亂前後（陸平原年

(42)

譜)。按首篇言送殯時親友之哀思也。次篇言安葬墳中，而代死者自言其感傷也。末篇言送殯至於靈丘上之淒涼情況也。顏之推曰：「挽歌辭者，或曰古者虞殯之歌，或曰出自田橫之客，皆爲生者悼往告哀之意。陸平原多爲死人自歎之言，詩格既無此例，又乖製作本意。」（顏氏家訓文章篇）按惟第二首爲代死者所作自歎之辭也。

### 挽歌 三首

陶潛

仿繆襲、陸機之挽歌。按陶潛卒於宋文帝元嘉四年（四二七）；此三首乃潛臨終前所製自挽之辭。邱嘉穗曰：「首篇乍死而殯，次篇奠而出殯，三篇送而葬之。」（東山草堂陶詩箋卷四）。

### 艷歌行 (VOL. 28)

傅玄

此詩擬漢陌上桑，又名艷歌羅敷行、日出東南隅，原漢世巷陌間之謠諠，謂羅敷採桑陌上，爲使君所邀，羅敷盛誇其夫爲侍中郎以拒之。（見吳兢樂府古題要解）。謝榛四溟詩話卷一曰：「傅玄艷歌行，全襲陌上桑。但曰：『天地正厥位，願君改其圖。』蓋欲辭嚴義正，以裨風教。」

### 日出東南隅行

陸機

按此擬漢陌上桑。然用寫晉京洛陽婦女之妖麗艷美，彈唱歌舞之盛也，與古詞不同。當作於陸機赴洛之後。按陸機於晉武帝太康十年（二八九）入洛（見晉書陸機傳及姜寅清陸平原年譜）。

### 吟 歎 曲

古今樂錄曰：「張永元嘉技錄有吟歎四曲：一曰大雅吟；二曰王明君；三曰楚妃歎；四曰王子喬。大雅吟、王明君、楚妃歎，並石崇辭；王子喬古辭。」

### 大雅吟 (VOL. 29)

石崇

大雅，詩有大雅、小雅。詩周南關雎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大雅，似取名於此。按崇詞頌晉太祖昭輔魏，晉武帝滅吳之功德。故詞云：「蕩清吳會，六合乃同。」晉武帝滅吳，事在太康元年（二八〇）三月（見晉書武帝紀）。

## 王 明 君

石 崇

此曲原名王昭君。按漢元帝竟寧元年（西元前三三）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入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賜單于，號「寧胡閼氏」。呼韓邪單于卒，再嫁呼子雕陶莫皋單于，生二女（見漢書元帝紀及匈奴傳）。故崇詞曰：「父子見陵辱，對之慙且驚。」王昭君，秭歸（今湖北秭歸）人；琴操則「謂爲齊國王穰女，十七歲入宮。」唐書樂志曰：「明君，漢人憐其遠嫁（匈奴），爲作此歌。」按琴曲有昭君怨；琴操曰：「昭君恨帝始不見遇，乃作怨思之歌。」與此當非一曲。王明君，本名昭君。晉人以觸文帝昭之諱，故謂之明君。西京雜記卷二曰：「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案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昭君自恃容貌，獨不肯與，工人乃醜圖之，遂不得見。後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閼氏，於是帝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閒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方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按其事。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爲牛馬飛鳥衆藝，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樊青，尤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西京雜記，雖爲小說家語，所記未必可信；然附錄於此，亦足以增添昭君和番故事之趣味性也。晉武帝太康中，石崇妓綠珠善舞，崇以此曲教之，而自製新歌辭（見古今樂錄等），以王昭君之口吻，抒述其遠嫁匈奴，離思哀情也。

## 楚 妃 歎

石 崇

劉向列女傳曰：「楚姬，楚莊王夫人也。莊王好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嘗與虞丘子語，以爲賢。樊姬笑之。王曰：『何笑也？』對曰：『虞丘子賢矣，未忠也。妾充後宮十一年，而所進者九人，賢於妾者二人，與妾同列者七人。虞丘子相楚十年，而所薦者，非其子孫，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也。妾之笑不亦宜乎？』王於是以孫叔敖爲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按崇詞卽詠樊姬光佐楚莊王之霸業也。結語曰：「萬邦作歌，身沒名飛。」又陸機吳趨行云：「楚妃且勿歎。」則楚妃歎諒係早已流行之古曲也；謝希逸琴論有楚妃歎七拍。

## 平 調 曲

古今樂錄曰：「王僧虔大明三年（四五九）宴樂技錄：『平調有七曲：一曰長歌行；二曰短歌行；三曰猛虎行；四曰君子行；五曰燕歌行；六曰從軍行；七曰鞠歌行。』其器有笙、笛、筑、瑟、琴、箏、琵琶七種，歌弦六部。」

## 長歌行 (VOL. 30)

曹 叡

( 44 )

擬古長歌行。按曹叡母甄后，魏文帝黃初二年（二二一）爲郭貴嬪譖害賜死。此首言其靜夜不寐，耳聽孤燕哀鳴，因而勾起對往事之悲憤也。陳祚明曰：「應感母氏之屏居，故愴深孤燕，不能自己。」

長 歌 行

傅 玄

擬古長歌行。詞曰：「蜀賊阻石城，吳寇憑龍舟。」言吳、蜀未平，欲投軍效命也。按似作於玄參安東將軍軍事時。

長 歌 行

陸 機

擬古長歌行。樂府解題曰：「古辭云：『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言芳華不久，當努力爲樂，無至老大乃傷悲也。陸機詩：『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亦言人運短促，（功名未立，）當乘閒長歌。與古辭合。」姜寅清曰：「在太子舍人任前之作也。」（陸平原年譜）。按此說未足採信。蓋陸機於晉惠帝元康元年（二九一）始任太子洗馬；時三十一歲，正當盛年，故與詩所謂「容華夙夜零」不能切合；且洗馬職位甚低，亦算不得如何功名：此詩當係稍晚之作。

短 歌 行

曹 叡

按古詩十九首曰：「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此詩卽詠美翩翩春燕，銜泥繕巢也。朱嘉徵曰：「短歌行，歌『春燕』，王業初造也。」

短 歌 行

傅 玄

擬短歌行，而詠棄婦之情。按此詩當係作於晉武帝泰始三年（二六七）前後。晉書傅玄傳曰：「帝初卽位，廣納直言，開不諱之路。玄及散騎常侍皇甫陶共掌諫職，俄遷侍中。初玄進皇甫陶，及入而抵玄，以事與陶爭言諠譁，爲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泰始四年，以爲御史中丞。」按傅玄與皇甫陶二人於泰始二年九月，尙同供職爲散騎常侍（見晉書武帝紀）；則玄之免官，當在泰始三年前後。而侍中爲皇帝左右親信之臣，今因細故，而被免官，故玄以棄婦之情喻之，曰：「昔君視我，如掌中珠。何意一朝？棄之溝渠。」因係細故免官，故不久又復起用爲御史中丞。

短 歌 行

陸 機

陸機短歌行曰：「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亦魏武帝「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之意。言人生無幾，當及時爲樂也。當爲陸機入洛後作品。



## 猛虎行

陸機

擬古猛虎行，而述己情懷也。按當作於晉惠帝永寧元年（三〇一）秋。先是永康元年（三〇〇）三月，賈后廢殺太子遹。四月趙王倫爲太子復仇，廢賈后，誅賈謐。陸機舊爲太子洗馬，遂不計倫貪虐，而參與誅謐。正所謂「鋤惡不暇擇器」也。次年卽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篡位。三月，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顥討滅倫。冏以機時爲中書侍郎，九錫及禪位文，遂誣出機手，因而下獄；幸得成都王救免之（見晉書陸機傳）。按機此詩當係被誣之後自悔昔事趙王倫之作也。故其前言「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蔭」，中言「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襟」，末言「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

## 君子行 (VOL. 32)

陸機

文選李善注：「古君子行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陸詩卽本此兩句之義，敘人道之難，而歸於「君子防未然。」姜寅清曰：「詩無宏深之旨，亦不見寄興之義，亦少壯時擬古之作也。」（陸平原年譜）。

## 燕歌行

曹叡

朱嘉徵曰：「悲遊子也，似有闕文。」

## 燕歌行

陸機

此體起曹丕「秋風」「別日」二首；機此歌擬曹丕「秋風」一曲，依題製文，用言婦人思念丈夫久遊不歸之情。亦其少年時所作也。

## 從軍行

陸機

姜寅清曰：「言征人之苦，堆聚陳典，羌無故實，亦少年習作之存者也。」（陸平原年譜）。

## 鞠歌行 (VOL. 33)

陸機

鞠，卽今皮球，中實以毛，蹴踢而戲。劉向別錄：「蹴鞠，黃帝所造，或云起於戰國。」猶今之踢球。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平調又有鞠歌行。陸機鞠歌行序曰：『按漢宮閣有含章鞠室、靈芝鞠室；後漢馬防第宅卜臨道，連閣通池，鞠城彌於街路；鞠歌將謂此也。』又東阿王詩：『連騎擊壤』，或謂『蹙鞠』乎？三言七言。雖奇寶名器，不遇知己，終不見重；願逢知己，以

( 46 )

託意焉。」蹙，踢也。按機詞曰：「王陽登，貢公歡；罕生既沒國子歎。」均詠知己難得也。王吉字子陽。貢公指貢禹。罕指子皮。國子指子產。

### 清 調 曲

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清調有六曲：一苦寒行；二豫章行；三董逃行；四相逢狹路間行；五塘上行；六秋胡行』。其器有笙、笛、篴、節、琴、瑟、箏、琵琶八種。晉、宋、齊止四器也。」

### 苦 寒 行

曹 叡

按爲魏明帝於青龍二年（二三四）七月東征孫權時作。寫過龍陂城（原名摩陂）故壘，追懷曹操之辭。操於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冬駐軍龍陂，二十五年春還洛陽崩，綜其生平最後陳兵乃在龍陂；明帝重經其地，追懷乃祖，故有「徒悲我皇祖，不永享百齡」之歎（說取黃節魏明帝詩註）。

### 苦 寒 行

陸 機

魏武帝有苦寒行：「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備言行役之苦，或謂「北上行」。按陸機此篇：「北遊幽朔城，涼野多險艱。」蓋因武帝辭而擬之也。姜寅清曰：「在洛見亂景而思南土之作也。」（陸平原年譜）。

### 豫章行苦相篇

傅 玄

按傅玄苦相篇曰：「苦相身爲女。」言爲女性之痛苦，少時不爲家人所珍愛，長乃出嫁，盡力事人，然終以年衰見棄也。亦題作「豫章行」也。

### 豫 章 行

陸 機

按此詩擬古豫章行，感傷兄弟別離，言壽短景馳，容華不久，祈行者珍重，時繼音問。詩云：「川陸殊塗軌，懿親將遠尋。」懿親指兄弟至親（語出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又云：「三荆歡同株，四鳥悲異林。」按古上留田行：「三荆同一根生。」孔子家語：「完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乎四海。」均喻同生兄弟。故此詩當爲陸機送別其弟陸雲時作。晉惠帝太安元年（三〇二），機四十二歲，成都王穎表雲爲清河（河北清河縣）內史；不知此篇是否即作於此時？而非如姜寅清陸平原年譜所謂純爲少年時擬古之作也。

董逃行歷九秋篇

傅玄

崔豹古今注曰：「董逃行，後漢游童所作也。」言董卓殘暴，然終歸滅亡。按傅玄有歷九秋篇十二章，則具敘夫婦別離之思也。

董逃行

陸機

陸機詩云：「和風習習薄林。」言節物芳美，應及時爲歡，無使時逝年衰，徒自長歎耳。詩又云：「世道多故萬端，憂慮紛錯交顏，老行及之長歎。」按晉自惠帝永康元年（三〇〇），機時年四十歲，三月，賈后殺太子遹；四月，趙王倫廢后，尋害之；未幾，諸王相繼起兵，彼此攻伐，時局不安之極。此詩諒當作於此時。

長安有狹斜行（VOL. 35）

陸機

一名相逢狹路間行。樂府解題曰：「古詞文意，與『鷄鳴曲』同。陸機長安狹斜行詩云：『伊洛有歧路，歧路交朱輪。』則言世路險狹邪僻，正直之士無所措手足矣。」故詩云：「守一不足矜，歧路良可遵；規行無曠迹，矩步豈逮人？」又云：「欲鳴當及晨。」應爲陸機初入洛陽時所作也。

塘上行

陸機

塘上行古辭，舊云魏文帝甄皇后所造，歎因受郭貴嬪讒毀，被魏文帝所棄，猶冀不以新好而遺故愛焉。按陸機此詩云：「江蘼生幽渚」，亦言婦人自傷衰老，心懼讒毀，祈君垂顧暮景也；與古辭同，當爲擬古之作。然詩又云：「不惜微軀退，但懼蒼蠅前。」故亦有人謂此篇作於晉惠帝太安二年（三〇三），成都王穎以機爲後將軍河北大都督，討長沙王乂之際。蓋機以羈旅入宦，頓居羣士之右，故爲穎左右所忌；時機固辭都督，不許。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王粹；機曰：「將謂吾爲首鼠避賊，適所以速禍也。」（見晉書陸機傳）。

秋胡行（VOL. 36）

傅玄

劉向列女傳曰：「魯秋胡納妻五日而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採桑，悅之，下車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今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曰：「採桑力作，以供衣食，奉二親，不願人之金。」秋胡歸至家，奉金遺母，使人呼其婦。婦至，乃嚮採桑者也。婦汙其行，去而東走，自投於河而死。」晉葛洪西京雜記亦記其事。樂府解題：「後人哀而賦之，爲秋胡行。」按傅玄秋胡行卽爲此類之作品，就秋胡故事，鋪敘成篇。共二首，一曰秋胡行，爲四言體；一曰和班氏詩，

(48)

爲五言體（此首收於玉臺新詠卷二，似追和班固詠史詩也。班詩今無考）。郭茂倩樂府詩集二首或題作「秋胡行」。

秋胡行

陸機

按此但取「秋胡行」舊曲，抒其所感，而無涉於秋胡戲妻之本事也。章權曰：「蓋言命不易知，死生何惜？惟功名未立，斯可歎嗟耳。」（陸士衡詩註卷二）。

秋胡行七首

嵇康

按嵇康作秋胡行共七篇：首篇富貴憂患多，言屋大人怨，貧賤易安。第二篇貴盛難爲工，言直言遭禍，變故難測。第三篇忠信可久安，言天道虧盈，強梁多災。第四篇酒色令人枯，言役神縱欲，無不早逝。第五篇遊心於玄默，言受政直諫，常不自得。第六篇思行遊八極，言欲與王喬，鍊形易色。第七篇徘徊於層城，言採藥受道，可以長生。其詩有如佛家之偈語，不過由此可見其遁世之人生觀，篤信神仙之思想。

瑟調曲

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瑟調曲有善哉行、隴西行、折楊柳行、西門行、東門行、東西門行、却東西門行、順東西門行、飲馬行、上留田行、新城安樂宮行、婦病行、孤生子行、放歌行、大牆上蒿行、野田黃爵行、釣竿行、臨高臺行、長安城西行、武舍之中行、雁門太守行、艷歌何嘗行、艷歌福鍾行、艷歌雙鴻行、煌煌京洛行、帝王所居行、門有車馬客行、牆上難用趨行、日重光行、蜀道難行、權歌行、有所思行、蒲坂行、採梨橋行、白楊行、胡無人行、青龍行、公無渡河行。』」其器有笙、笛、節、琴、瑟、箏、琵琶七種。晉、宋、齊止四器也。

善哉行二首

曹叡

擬古善哉行。曹叡步出夏門行曰：「善哉殊復善，弦歌樂我情。」然則善哉者，蓋歎美之辭也。曹叡善哉行二首，蓋詠東征孫權之事也。按三國志魏志明帝紀：「青龍二年五月，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將入淮、沔。七月，帝親御龍舟東征。權遁走。」「我徂我征」一首，即魏明帝於此一戰役凱旋時所作，寫東征孫權之壯盛兵威也。「赫赫大魏」一首，結語有「願君速捷早旋歸」，正如朱乾所言「乃是遣將之作」也。

隴西行 (VOL. 37)

陸機

一日步出夏門行。章權曰：「此言事必有先見之兆，兆必有應，能求之於幾微形象之間，則賢才不難舉矣。」（陸士衡詩注卷二）。

### 步出夏門行

曹 叡

一日隴西行。曹叡詩喻小人害賢，親情日遠也。按叡母甄后於魏文帝黃初二年（二二一）爲郭貴嬪譖害賜死，且以見猜，久不得立爲太子；叡刺激甚深，悲憤不平，故有此諷諫之詩。朱嘉徵曰：「步出夏門行，諷諫也。骨肉見猜，哀感之音，淒然欲絕。當時母后被誅，封平原王，冢君之位，疑有動搖，故也。」詩云：「小人爭先」，「丹霞蔽日」，「日暮嗟歸」，「何枝可依？」皆感慨深寄之辭。

### 折楊柳行

陸 機

折楊柳行，起源甚遠，古辭、魏文帝，均有作品流下，皆用以追述古事也。宋書五行志：「晉太康末，京洛爲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詞，終以禽獲斬截之事。是時三楊貴盛而族滅，太后廢黜而幽死。」按晉惠帝元康元年（二九一）三月，賈后誅太傅楊駿，及駿弟衛將軍楊瑤、太子太保楊濟，廢楊太后爲庶人（見晉書惠帝紀）。機時爲楊駿之祭酒，故此詩之作，必緣當時之事而發，然亦只取毛詩「楊柳依依」之意，寄其盛衰興亡之感慨也。故詩云：「隆隆豈久響？華華恒西隕。」隆隆指雷聲，華華指日光。按一說此蓋有感於晉惠帝永寧元年（三〇一）正月，趙王倫篡位，遷帝於金墉城之事也。故詩云：「升龍悲絕處，葛藟變條枚。」升龍喻君，葛藟喻臣，條枚謂枝幹也。（說據章權陸士衡詩注卷一）。

### 東門行

張 駿

擬古東門行。選詩外編作「遊春詩」。按此詠春遊之可樂，而感流光逝水，休否有終也。

### 鴻雁生塞北行

傅 玄

曹操却東西門行曰：「鴻雁出塞北，乃在無人鄉。」按傅玄擬之作鴻雁生塞北行，謂鳳凰出世，百鳥相攀，熙遊雲間；然而想想覺得還不如龍龜蟄伏，曳尾爛泥，非得良時，不輕出騰驤也；然而又覺應如秋蘭隨化，流芬萬里；然而又常恐時易芳歇，爲人所棄也。用寫其欲出仕用世之複雜心境。

### 順東西門行

陸 機

西門行古辭云：「出西門，步念之。」言人生短暫，應秉燭夜遊，及時爲樂。按陸機順東西門行，爲三七言體，亦傷人生易逝，

( 50 )

應置酒高堂，盡情取樂也。

飲馬長城窟行 (VOL. 38)

傳玄

一曰飲馬行。按玄詩擬古辭，寫春時感物、懷思遠人之閨情也。

飲馬長城窟行

陸機

按機此作堆砌長城邊塞之故事，模寫遠征陰山，憑雪巖，涉冰川，遵漢甘延壽、陳湯之舊迹，誅斬郅支單于，振旅凱旋，還京受爵也。羌無實事，當亦少年時代擬古之作也。

上留田行

陸機

擬古上留田行，爲感時悼逝之作。

放歌行

傅玄

歌錄曰：「孤子生行，亦曰放歌行。」按傅玄詩云：「靈龜有枯甲，神龍有腐鱗。」而言人壽短促，丘冢處處，野何蕭條，獸走鳥鳴，殆寫經野或上墳時之感傷也。

艷歌行有女篇 (VOL. 39)

傅玄

按玄詩云：「有女懷芬芳。」極力寫其華艷英媛，宜配侯王，於是媒氏來聘，凡夫絕望也。亦艷歌羅敷行之類作品也。

門有車馬客行 (VOL. 40)

陸機

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云：『門有車馬客行，歌東阿王「置酒」一篇。』」樂府解題曰：「曹植等門有車馬客行，皆言問訊其客，或得故舊鄉里，或駕自京師，備敘市朝遷謝，親友彫喪之意也。」陸機詩云：「拊膺攜客泣，掩淚敘溫涼，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凋喪。」蓋機在洛陽久而聞故鄉消息之作也（姜寅清陸平原年譜）。按集中又有歎逝賦序曰：「余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暱交密友，亦不半在。」與此詩當爲一時之作也。

牆上難為趨

傅玄

按傅玄詩云：「門有車馬客。」由客富主貧，暢論貧富，意謂貧者有德，聖人所重；富者無度，賢哲所非；然而世人迷於富貴，多不知此意；故詩云：「甚美致憔悴，不如豚豕肥。」而勸人循中庸之道而行也。

### 日重光行

陸機

「日重光」與「月重輪」二曲，均產生於漢明帝爲太子時，蓋臣下頌其美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也（見崔豹古今注等）。按陸機日重光行，言日華雖盛，倏忽過去，而惆悵高才莫展，壯志不售，身沒無遺名也。

### 月重輪行

曹叡

曹叡月重輪行云：「聖賢度量，得爲道中。」按歌爲君之道。老子「從事於道者」王弼注：「道以無形無爲，成濟萬物；故從事於『道』者，以無爲爲君，不言爲教，而物得其真，與道同體，行得則與得同體。」

### 月重輪行

陸機

按陸機月重輪行云「人生一時。」而感念古人能揚名天下，身名完美，而自歎人才難得，嘉運又易失，轉瞬老去了，又如何見其才華也。

### 權歌行

曹叡

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云：權歌行，歌魏明帝『王者布大化』一篇；或云『左延年』作。」按曹叡權歌行，作於魏文帝黃初三年（二二二），叡爲平原王時，歌頌魏文帝南征東吳之功勳，故詩中有「皇上悼愍斯，宿昔奮天怒」句。

### 權歌行

陸機

曹叡權歌行，言平吳之勳。按陸機此作，但言三月上巳，爲洗濯除穢，浮舟黃河，榜人鼓櫂而歌也。爲陸機入洛陽之後作品也。

### 白楊行

傅玄

按戰國策楚策：「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伸膝折，尾湛腑潰，漉汁灑地，白汗交下，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此喻高才大賢，不遇明主，老而屈處下位，身執賤役也。傅玄白楊行，卽詠此事也。

( 52 )

楚調曲(VOL. 41)

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楚調曲，有白頭吟行、泰山吟行、梁甫吟行、東武琵琶吟行、怨詩行。』其器有笙、笛、弄節、琴、箏、琵琶、瑟七種。」

泰山吟

陸機

樂府解題曰：「泰山吟，言人死精魄歸於泰山，亦薤露、蒿里之類也。」按陸機泰山吟、梁甫吟、東武吟，似皆作於晉惠帝太安元年(三〇二)爲平原(山東平原縣)內史之時。蓋左思齊都賦注云：「東武、太山，皆齊之土風，弦歌嘯吟之曲名也。」

梁甫吟

陸機

梁甫，山名，在泰山下，舊言人死多葬此山，亦葬歌也。按陸機此詩隱晦難解。詩云：「履信多愆期，思順焉足據？」易繫辭：「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又以尚賢也。」詩似感慨人助多乖，天祐無據也。

東武吟行

陸機

東武，今山東諸城縣。東武吟，齊地之土風也。按由人生短暫，故機託爲游仙，求長生之作也。

怨詩行

梅陶

擬漢怨詩行。梅陶字叔真，西平人，好品評人物，晉成帝初爲尚書。按此詩當爲其罷官居鄉時所作，寫其棲遲閒居之生活。

怨詩

陶潛

按在陶淵明集中作「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怨詩楚調，卽楚調曲怨詩行也。龐主簿，指司徒主簿龐遵，爲陶潛鄉親也。鄧治中，生平無考。潛此詩作於宋文帝元嘉三年(四二六)前後，歷敘生活困苦之情形。

怨歌行朝時篇(VOL. 42)

傅玄

班婕妤怨詩行序曰：「漢成帝班婕妤失寵，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乃作『怨詩』以自傷，託辭於紈扇。」按玄詩：「昭昭朝時日」，擬班作，亦詠棄婦之哀情也。



## 班婕妤 (VOL. 43)

陸機

一曰婕妤怨。漢書外戚傳曰：「孝成班婕妤初入宮大幸，爲婕妤，居增成舍。後趙飛燕姊弟得寵，驕妬而譖害許皇后、班婕妤，祝詛後宮，許皇后坐廢，拷問班婕妤。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太后長信宮，帝許焉。」樂府解題曰：「婕妤怨者，爲漢成帝班婕妤好作也。婕妤，徐令彪之姑，況之女，美而能文，初爲帝所寵愛。後幸趙飛燕姊弟，冠於後宮，婕妤自知見薄，乃退居東宮，作賦及執扇詩，以自傷悼。後人傷之，而爲『婕妤怨』也。」按陸機詩卽詠班婕妤退居東宮後愁怨之情也。

## 五、清商曲辭

## 吳聲歌曲 (VOL. 44)

晉書樂志曰：「吳聲雜曲，並出江南，東晉已來，稍有增廣。其始皆徒歌，旣而被之管絃。蓋自永嘉渡江之後，下及梁、陳，咸都建業；吳聲歌曲，起於此也。」古今樂錄曰：「吳聲歌，舊器有箎、篳篥、琵琶，今有笙、箏。吳聲十曲：一曰子夜；二曰上柱；三曰鳳將雛；四曰上聲；五曰歡聞；六曰歡聞變；七曰前溪；八曰阿子；九曰丁督護；十曰團扇郎。子夜四時歌、警歌、變歌，並十曲中間『游曲』也。又有七日夜女歌、長史變、黃鵠、碧玉、桃葉、長樂佳、歡好、懊惱、讀曲，亦皆吳聲歌曲也。」共二十二曲，除上柱與鳳將雛二曲，歌辭已亡，時代無考，讀曲歌爲宋彭城王義康所作以外，其餘十九曲均爲晉人所作。此外晉吳聲曲，樂府詩集所收，還有大子夜歌，黃生歌二種，連上總計有二十一種。

## 子夜歌四十一首 (VOL. 44)

晉宋齊辭

宋書樂志曰：「子夜歌者，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晉孝武太元中，琅玕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殷允爲豫章時，豫章僑人庾僧虔家亦有鬼歌子夜，殷允爲豫章亦是太元中；則子夜是此時（指太元中，西元三七六至三九六間）以前人也。」郭茂倩樂府詩集收有四十二首，爲東晉、宋、齊間南方民間之情歌，均用四句五言短小之形式，自然之音調，歌詠男女戀愛過程中之種種情態，或寫得戀之喜悅，或寫失戀之悲傷，或寫幽會之情狀，或寫相思之心境，或寫遲暮，或寫別離，無不美妙，清麗可喜。惟一缺點，爲千篇一律，似乎人生除戀愛之外，再無可歌可詠矣（說取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第十一章南北朝與隋代的民歌）。

## 子夜四時歌七十五首

晉宋齊辭

子夜歌，大概在晉時已風行一時，擬者頗衆。樂府解題曰：「後人乃更爲四時行樂之詞，謂之子夜四時歌。」郭茂倩樂府詩集收

( 54 )

有東晉、宋、齊之間無名氏所作子夜春歌二十首、夏歌二十首、秋歌十八首、冬歌十七首，共七十五首。劉大杰認爲「子夜四時歌在文字藝術上，比子夜歌進步，其中一定有許多是當代文人的擬作。」按分寫四時之景象，與男女之愛情。

### 大子夜歌二首 (VOL. 45)

太子夜歌，爲子夜曲之變也。按言子夜歌之美妙也。

### 子夜警歌二首

子夜警歌，亦子夜曲之變也。按言彈絃艷歌也。

### 子夜變歌三首

子夜變歌，爲子夜歌之變也。宋書樂志曰：「六變諸曲，皆因事制歌。」古今樂錄：「子夜變歌，前作『持子』送，後作『歡娛我』送。子夜警歌無送聲，仍作變，故呼爲『變頭』，謂六變之首也。」按言所歡負情，春盡秋至，使儂憂愁也。

### 上聲歌八首

晉宋梁辭

詩云：「郎作上聲曲，柱促使弦哀。」古今樂錄曰：「上聲歌者，此因上聲促柱得名。謂哀思之音，不及中和。」又因詩中有『初歌子夜曲』句，顯然作於晉孝武帝太元之後，或晉宋之間（見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上冊頁二二五），按亦寫男女之愛情，惟辭情較哀怨。

### 歡聞歌

古今樂錄曰：「歡聞歌者，晉穆帝升平初（三五七），歌畢輒呼『歡聞不？』以爲送聲，後因此爲曲名。今世用『莎持乙子』代之，語稍訛異也。」此言身如螢火，以報郎恩。

### 歡聞變歌六首

歡聞變歌，乃歡聞曲之變。古今樂錄曰：「歡聞變歌者，晉穆帝升平中，童子輩忽歌於道曰：『阿子聞！』曲終輒云：『阿子汝聞不？』無幾，而穆帝崩（三六一）。褚太后哭：『阿子汝聞不？』聲既悽苦，因以名之。」按此均寫男女之愛情。如「張罽不得魚」，魚喻異性。「鍥臂飲清血」，鍥臂爲盟誓也。

## 前溪歌七首

宋書樂志曰：「前溪歌者，晉車騎將軍沈玩所制。」沈玩，晉書樂志作「沈充」，舊唐書音樂志作「沈琉」。充、琉字通，宋志作「玩」誤。沈充，晉書卷九十八有傳，爲吳興武康人，與王敦逆謀，事敗被殺。太平寰宇記曰：「湖州武康縣云：前溪，在縣西一百步，晉時邑人沈充家於此溪。」（說取汪中樂府詩紀頁一〇八）。庾信烏夜啼有「歌聲舞態異前溪。」郝昂樂府解題曰：「前溪，舞曲也。」用寫女子思戀情郎之情。

## 阿子歌三首

宋書五行志曰：「晉穆帝升平中，童子忽歌於道曰：『阿子聞！』曲終輒云：『阿子汝聞不？』無幾而穆帝崩，太后哭曰：『阿子汝聞不？』」宋書樂志曰：「阿子歌者，亦因（晉穆帝）升平初（三五七）歌云：『阿子汝聞不？』」後人演其聲爲「阿子」歡聞」二曲。」又樂苑曰：「嘉興人養鴨兒，鴨兒既死，因有此歌。」二說未知孰是，詩寫其哀念阿子或鴨子之情思。如第一首云：「阿子復阿子，念汝好顏容。」第三首云：「念我雙飛鳧，飢渴常不飽。」就是。

## 丁督護歌五首

劉裕

一曰阿督護。宋書樂志曰：「督護歌者，彭城內史徐達之，爲魯軌所殺。宋高祖（劉裕）使府內直督護丁昨，收殮殯埋之。達之妻，高祖長女也，呼昨至閣下，自問殮送之事，每問，輒歎息曰：『丁督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按徐達之於晉安帝義熙十一年（四一五）三月，爲竟陵太守魯軌所殺（見宋書武帝紀）；則此詩當作於東晉末。而丁昨爲劉裕帳下勇猛之士，故作歌頌美丁昨北征之功，並訴其別情也。唐書樂志曰：「丁督護，晉、宋間曲也；今歌是宋武帝所製云。」第五首云：「聞歡北征去，相送直瀆浦；只有淚可出，無復情可吐。」則類女子送別之口吻；似已摻入後人之詩句，宋書樂志之說，較爲妥善。

## 團扇郎八首

古今樂錄曰：「團扇郎歌者，晉中書令王珣捉白團扇，與嫂婢謝芳姿有愛，情好甚篤。嫂捶撻婢過苦，王東亭（似爲王珣別號）聞而止之。芳姿素善歌，嫂令歌一曲，當赦之，應聲歌曰：『白團扇，辛苦五流連，是郎眼所見。』」珣聞，更問之：「汝歌何遺？」芳姿即改云：『白團扇，顚顚非昔容，羞與郎相見。』後人因而歌之。」按王珣卒於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三八八），年三十八（晉書王珣傳，及疑年錄彙編卷一）。樂府詩集所收八首：第一「七寶畫團扇」、第二「青青林中竹」、第八「團扇復團扇」等三首，玉臺新詠卷十題作「桃葉答王團扇歌。」又第七「手中白團扇」一首，玉臺爲梁武帝辭。皆以團扇爲題，而詠纏綿溫厚之情愛也。

(56)

# 七日夜女歌九首

宋大概亦晉人所作，大都詠七月七夕牛郎織女之事，而寫怨慕之離情也。

## 長史變歌三首

宋書樂志曰：「長史變歌者，前司徒左長史王廙臨敗所制也。」按王廙起吳郡兵，伐王恭；恭遣劉牢之擊滅之，事在晉安帝隆安元年（三九七）五月（見晉書安帝紀及王恭、劉牢之傳）。詩共三首，朱桂芬芳，陵霜不改，言己清白忠烈也。

## 黃生曲三首

首句云：「黃生無誠信。」此歌似另有本事，惜今無從考知。詩言黃生無信，崔子誠信，猶如葳蕤石榴，青蒨松柏，汝將憐誰？

## 黃鵠曲四首

黃鵠，本漢橫吹曲名。列女傳曰：「魯陶嬰者，陶明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彊昆弟，紡績爲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乃作歌，明己之不更二庭也。其歌曰：『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鳴尚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魯人聞之，不敢復求。」則黃鵠曲原孀婦傷離之詩。此四首則詠半道失侶之悲傷，猶有古意。

## 碧玉歌五首

樂苑曰：「碧玉歌者，宋汝南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名，以寵愛之甚，所以歌之。」陸侃如曰：「宋書並無汝南王名。」按晉書卷五十九有汝南王傳。梁陳詩人多詠及碧玉嫁與汝南王。如梁元帝採蓮曲云：「碧玉小家女，來嫁汝南王。」庾信結客少年場亦云：「定知劉碧玉，偷嫁汝南王。」（李純勝漢魏南北朝樂府頁一〇〇）。可見碧玉嫁汝南王事曾盛傳民間。而玉臺新詠卷十錄晉孫綽作情人碧玉歌二首：「碧玉小家女」、「碧玉破瓜時」，卽樂府詩集卷四十五所收五首中之第二、第四兩首；藝文類聚卷四三引「碧玉破瓜時」，亦作晉孫綽情人歌。孫綽於晉穆帝永和十二年（三五六）中，嘗反對桓溫遷都洛陽之議（見晉書穆帝紀及孫綽傳）。則碧玉歌當產生於東晉中葉；故吳旦生曰：「碧玉，晉汝南王妾名。」樂府詩集所收五首，除上述二首爲孫綽所作外；第五首「杏梁日始照」，爲梁武帝作，亦見玉臺新詠卷十。其餘兩首，不知是否卽汝南王所作，而爲孫綽所擬者。五首

均寫碧玉出嫁後之愛情生活。

### 桃葉歌四首

古今樂錄曰：「桃葉歌者，晉王子敬之所作也。桃葉，子敬妾名。」隋書五行志曰：「陳時，江南盛歌王獻之桃葉詞云：『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王獻之，字子敬，羲之子，官至中書令，卒於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三八八），年四十五歲。歌共四首，或寫送桃葉之渡江，或寫桃葉之婀娜可愛。桃葉渡，在金陵秦淮河與青溪合流處；因王獻之嘗臨渡作歌送桃葉渡江，後人因名渡曰「桃葉渡」。又詩云：「桃葉連桃根。」桃根，爲桃葉妹名。

### 長樂佳八首

陸侃如以爲長樂佳與七日夜女歌、黃生曲、黃鵠曲、歡好曲五種，似亦晉、宋間曲？（見中國詩史頁二二五）。樂府詩集共收有八首，亦男女戀歌。

### 歡好曲三首

寫少女華艷，令人情傾。

### 懊惱歌十四首（VOL. 46）

又作懊惱歌、懊惱歌。古今樂錄曰：「懊惱歌者，晉石崇綠珠所作，唯『絲布澀難縫』一曲而已；後皆隆安初（三九七）民間訛謠之曲。」宋書五行志曰：「晉安帝隆安中，民忽作懊惱歌，其曲中有『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抱』之言。桓玄既篡居天位；義旗以三月二日掃定京師，玄之宮女及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爲軍賞。東及甌、越，北流淮、泗，人皆有所獲焉。時則『草可結』，事則『女可抱』，信矣。」樂府詩集所收十四首，多用寫令人懊惱、拂人心意之情之事。

### 神弦歌（VOL. 47）

神弦歌，大都爲三國孫吳以來，江南一帶民間之祀神歌也。陸侃如根據樂府詩集卷四十七王維祠漁山神女歌解題引張茂先神女賦序曰：「魏濟北從事弦超，嘉平中（二四九—二五三）夜夢神女來，自稱：『天上玉女，姓成公，字智瓊，東郡人，早失父母。天帝哀其孤苦，令得下嫁。』後三四日一來，即乘輜輶，衣羅綺。智瓊能隱其形，不能藏其聲，且芬香達于室宇，頗爲人知。」而以爲「神弦曲」，實起於魏嘉平中神女與弦超之戀愛傳說（見中國詩史頁二三〇）。宋書樂志：「何承天曰：『或云今之神弦，

( 58 )

孫氏以爲宗廟登歌也。』按何承天，爲晉、宋間人，晉亡之時，何年已五十一歲。今姑不論孫吳是否曾用神弦曲爲宗廟登歌？然由此可知在孫吳之時，江南已有「神弦曲」存在。且歌中青溪、白石、赤山湖諸地名，亦均在金陵附近，故汪中曰：「或孫吳時，江南已歌此曲，蓋民間祠神之樂，一如楚辭九歌。」（樂府詩紀頁一二三）。民間所祀神，多爲雜鬼淫祠，每用巫覡歌舞，以娛神靈也。古今樂錄曰：「神弦歌十一曲：一曰宿阿；二曰道君；三曰聖郎；四曰嬌女；五曰白石郎；六曰青溪小姑；七曰湖就姑；八曰姑恩；九曰採菱童；十曰明下童；十一曰同生。」

宿 阿 曲

言神靈來下。

道 君 曲

道教稱三清九宮中之仙官職位高者爲道君。如玉清三元宮，以元始天尊爲主，其左右位高者稱某某道君。道君曲僅三句，似爲殘篇。

聖 郎 曲

此殆祭神之曲。此處聖郎，不知指何神明？

嬌 女 詩 二 首

道教稱女神爲仙姑或仙女。此似迎神曲，詞甚優美。詩云：「遙望中菰菱，芙蓉發盛華。」又云：「蹀躞越橋上。」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太湖之中有菱湖，相傳春秋吳王種菱處，在蘇州西北。」又卷二十四：「越來溪，在蘇州府西南，上有越城橋。」嬌女詩所詠女神祠，或卽在蘇州越城橋附近？

白 石 郎 曲 二 首

干寶搜神記：「庾亮寢疾。術士戴洋曰：『昔蘇峻事，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從來未解，故爲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按晉書庾亮傳：「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蘇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白石壘，在上元縣（今江蘇江寧縣）北十三里（見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汪中樂府詩紀云：「此或卽祀白石祠神之曲」也。

### 青溪小姑娘曲

吳均續齊諧記曰：「會稽趙文韶，宋元嘉中，爲東扶持，廨在青溪中橋，秋夜步月，悵然思歸，乃倚門唱烏飛曲。忽有青衣，年可十五六許，詣門曰：『女郎聞歌聲有悅人者，逐月遊戲，故遣相問。』」文韶都不之疑，遂邀暫過。須臾，女郎至，年可十八九許，容色絕妙，謂文韶曰：『聞君善歌，能爲作一曲否？』」文韶卽爲歌『草生盤石下』，聲甚清美。女郎顧青衣，取箜篌鼓之，泠泠似楚曲。又令侍婢歌繁霜，自脫金簪，扣筵篴和之。婢乃歌曰：『歌繁霜，繁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留連宴寢，將旦別去，以金簪遺文韶。文韶亦贈以銀盃及瑠璃匕。明日，於青溪廟中得之，乃知得所見青溪神女也。」按干寶搜神記曰：「廣陵蔣子文嘗爲秣陵尉，因擊賊傷而死；吳孫權時，封中都侯，立廟鍾山。異苑曰：『青溪小姑娘，蔣侯第三妹也。』」青溪，在江寧縣東六里，發源鍾山；溪中有埭，埭側有神祠，曰青溪姑（見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及輿地志）。輿地志：「青溪岸側有神祠，世謂青溪姑，南朝甚有靈驗。說者云：隋平陳，斬張麗華、孔貴妃於青溪棚下。今祠像有三婦人，乃青溪姑與二妃。」

### 湖就姑曲二首

詩云：「赤山湖就頭。」又云：「湖就赤山磯。」按「湖就」二字，疑爲「湖孰」之誤。六朝之湖孰縣，卽今江蘇江寧縣東南之湖孰鎮。孰、熟字通。赤山湖，源出赤山（後名絳巖山），在湖孰東，上有龍坑祠壇。丹陽記：「句容赤山水，經故湖孰縣南，入於秦淮。」據此，湖就姑曲當作湖孰姑曲。湖孰姑曲，當爲祠湖孰赤山湖之女神也。故云「大姑大湖東，仲姑居湖西。」

### 姑恩曲二首

詠女神明姑之曲。明姑，無考。

### 採蓮童曲二首

道教稱年幼之神仙爲仙童。此歌泛舟採蓮也。

### 明下童曲二首

詩云：「陳孔驕赭白，陸郎乘班騅。」陳孔與陸郎，均不知指何人而言。歌言陳孔、陸郎，徘徊射堂也。

### 同生曲二首

當係酒闌倡罷，感傷歲月流逝之辭也。

( 60 )

## 六、舞曲歌辭

### 雅 舞

#### 晉正德大豫舞歌二首 (VOL. 52)

傅 玄

宋書樂志曰：「晉武帝泰始九年（二七三）荀勗典知樂事，使郭瓊、宋識等造正德、大豫之舞，而勗及傅玄、張華又各造舞歌；咸寧元年（二七五），詔定祖宗之號，而廟樂同用正德、大豫舞。」按在咸寧元年以前，晉郊廟樂舞，係用宣武、宣文二舞。（請參閱下文傅玄晉宣武舞歌及宣文舞歌解題）。

#### (1) 正德舞歌

按詞云：「穆穆聖皇，文武惟則。」頌晉武帝應命爲君。

#### (2) 大豫舞歌

按詞云：「先帝弗違，虔奉天時。」頌晉文帝之功德。

#### 晉正德大豫舞歌二首

荀 勗

亦晉武帝泰始九年作。（請參閱前文傅玄晉正德、大豫舞歌解題）。

#### (1) 正德舞歌

按詞云：「人文垂則，盛德有容。」言以歌聲舞容，宣其功德，教化萬民，流播四表也。

#### (2) 大豫舞歌

按詞云：「豫順以動，大哉惟時。」頌宣、文奠基，晉武受命，品物咸寧，教化暢洽也。

#### 晉正德大豫舞歌二首

張 華

亦晉武帝泰始九年作。

#### (1) 正德舞歌



按頌天命大晉，世有哲王，光燭天下，樂舞表慶也。

## (2) 大豫舞歌

按詞云：「三后重暉。」又云：「我皇紹期。」三后謂晉宣帝、景帝、文帝。我皇謂晉武帝。頌晉自宣帝至於武帝，而奄有天下之功德也。

## 雜 舞

### 晉宣武舞歌四篇

傅 玄

晉書樂志曰：「魏（文帝）黃初三年（二二二），改漢（高帝）巴渝舞曰昭武舞；及晉又改昭武舞曰宣武舞。」按漢巴渝舞，有矛渝、弩渝、安臺、行辭四曲，舞皆猛銳（見晉書及宋書樂志）。

#### (1) 惟聖皇篇

矛俞第一

按言晉初巴俞舞，而寫其始舞戈矛，「進退疾鷹鷂，龍戰而豹起」之情形，整齊劃一。

#### (2) 短兵篇

劍俞第二

按描寫舞劍，「疾踰飛電，回旋應規。」

#### (3) 軍鎮篇

弩俞第三

按描寫舞弩，變奇姿多，「退若激，進若飛。」

#### (4) 窮武篇

安臺行亂第四

按宣武舞歌，舞戈矛劍弩，原宣揚武象，讚頌天威；窮武篇云：「窮武者喪。」而言國家需要修文整武，始能光大，強調文武並重之重要。

### 晉宣文舞歌二篇

傅 玄

按晉書樂志曰：「（魏明帝）景初元年（二三七），考覽三代遺曲，據功象德，作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執羽籥。及晉又改羽籥舞曰宣文舞。」至於舞者之服飾，宋書樂志記之甚詳，如：「祀圓丘以下：武始舞者，平冕、黑介幘、玄衣裳、白領袖、絳領袖中衣、絳合幅袴、絳紵、黑韋鞬；咸熙舞者，冠委貌，其餘服如前；章斌舞者，與武始、咸熙舞者同服。奏於朝廷：則武始舞者，武冠、赤介幘、生絳袍單衣、絳領袖、皂領袖中衣、虎文畫合幅袴、白布紵、黑韋鞬；咸熙舞者，進賢冠、黑介幘、生黃袍單衣、白合幅袴，其餘服如前；章斌與武始、咸熙同服。」

## (1) 羽籥舞歌

按羽謂翟羽，卽雉尾也。籥，形如笛，竹製，三孔或六孔、七孔，長三尺。「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而舞，不用兵器，用象文德也。玄詩敘伏羲、神農，民稍安定；其後黃帝征伐，堯、舜匪寧，夏禹治水，湯、武用兵，誰能坐致太平？而歌頌晉武帝德化天下，眉壽無疆。

## (2) 羽鐸舞歌

鐸，大鈴。羽鐸舞，持羽與鐸而舞也。按玄詩言天地開闢，民樂聖君，頌大晉德參天地，陵越三皇五帝，普天同樂，萬邦咸寧也。

## 晉鞞鼓舞歌五首

傅玄

古今樂錄曰：「晉鞞鼓舞歌五篇：一曰洪業篇，當魏曲明明魏皇帝，古曲關東有賢女。二曰天命篇，當魏曲太和有聖帝，古曲章和二年中。三曰景皇篇，當魏曲魏曆長，古曲樂久長。四曰大晉篇，當魏曲天生烝民，古曲四方皇。五曰明君篇，當魏曲爲君既不易，古曲殿前生桂樹。按「明明魏皇帝」五篇，並魏明帝所造，以代漢曲，其辭並亡。（見古今樂錄）。

## (1) 洪業篇

按詞云：「宣文創洪業，盛德在泰始。」言晉武帝受禪爲君，萬國所樂，而頌帝聰明神聖，有賢臣爲佐，於是百事時敘，萬機有度，革新舊政，功業巍巍。

## (2) 天命篇

按詞云：「聖祖受天命，應期輔魏皇。」頌晉宣帝輔佐魏室，道隆舜之佐堯，西誅孟達，聲震蜀吳，拒諸葛亮，平公孫淵，內殲曹爽、王淩等亂。宣帝司馬懿，爲晉武帝祖父。

## (3) 景皇篇

按詞云：「景皇帝，聰明命世生。」頌晉景帝內誅中書令李豐、光祿大夫張緝、太常夏侯玄，外平鎮東大將軍毋丘儉、文欽等功業。

## (4) 大晉篇

按詞云：「赫赫大晉，於穆文皇。」頌晉文帝之文治武功，內舉賢臣，外滅西蜀也。

## (5) 明君篇

詞云：「明君御四海，聽鑒盡物情。」按此蓋就魏曲「爲君既不易」推衍成，暢論明君與闇君，忠臣與邪臣。言明君能盡物情，

使百官盡忠，故爲無不成；闇君則使直士受譴，邪臣奪權。忠臣遇明主，乾乾日新；遇暗主，斥退爲民；邪臣則委曲隨君，積僞欺主，然覺露則族滅矣。

### 鐸 舞 歌 詩

唐書樂志曰：「鐸舞，漢曲也。」古今樂錄曰：「鐸，舞者所持也；木鐸制法度以號令天下，故取以爲名。」

### 雲門篇 (VOL. 54)

傅玄

古今樂錄曰：「古鐸舞曲有『聖人制禮樂』一篇；魏曲有『太和時』；晉曲有『雲門篇』，傅玄造，以當魏曲」也。玄詞云：「黃雲門。」雲門，黃帝舞樂也，言其德如雲，廣被一切也（周禮春官大司樂鄭注）。按此言自黃帝雲門後，如咸池、韶、夏、濩等曲，均振鐸鳴金，歌舞合度，樂可移風，與德禮相輔也。

### 晉拂舞歌詩五首

宋書樂志曰：「拂舞出自江左，舊云吳舞；檢其歌非吳詞也，亦陳於殿庭。晉曲五篇：一曰白鳩，二曰濟濟，三曰獨祿，四曰碣石，五曰淮南王。」按晉拂舞歌詩五篇中，碣石篇，爲曹操辭，晉以爲碣石舞。淮南王篇，漢淮南小山所作，蓋古辭而晉樂奏之也。此處不另作解題，請參閱拙作漢詩研究頁二〇二碣石篇與淮南王篇解題。

#### (1) 白鳩篇

南齊書樂志曰：「白符鳩舞出江南，吳人所造。其歌本云：『平平白符，思我君惠，集我金堂。』言『白』者『金』行。符，合也；鳩，亦合也；符、鳩雖異，其義是同。」宋書樂志曰：「晉楊泓舞序云：『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鳧鳩舞，云有此來數十年矣。察其辭旨，乃是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屬晉也。』」此辭云：「翩翩白鳩，載飛載鳴；懷我君德，來集君庭。」蓋晉人改其本歌云。按此篇每四句一解，共七解，讚美仁政也。言白鳩來集，雀呈仁瑞，蓋樂君惠政，利民而敬我，故我亦欲出仕，惟我心虛靜，但願琴瑟自娛，凌雲浮遊，扳龍附鳳也。

#### (2) 濟濟篇

書大禹謨：「濟濟有衆。」濟濟，衆盛貌。按此詩共六解，有些地方，晦澀難明。似言思得賢臣也。由三五世變，追念高士綺里季、夏黃公，並言時近桑榆，當飲酒爲歡，然傷己衰老，內懷憂思，蓋淵廣魚（喻賢臣）稀，故願得黃浦，多網魚兒，爲民依歸，願恩澤感人，爲世無雙也。因未得賢臣，故又悲歌而無極也。黃浦，戰國楚春申君黃歇所濬，一說在江蘇上海附近，一說在浙江吳興縣西南。

(64)

### (3) 獨漉篇

按獨漉，又作獨鹿、獨祿。詞起云：「獨漉獨漉。」以篇首爲題名。南齊書樂志：「古辭明君曲後云：『勇安樂無慈，不問清與濁，清與無時濁，邪交與獨祿。』」伎錄曰：『求祿求祿，清白不濁，清白尚可，貪污殺我。』疑是風刺之辭。」又按此篇共六解，蓋言孝子欲爲父報仇也。第一解言出門報仇，不懼泥濁，但怕水深難行也。第二解言田畔見到雙雁，欲彎弓射之，但傷其中道孤散。第三解言我孤單無合，猶如浮萍也。第四解言夜衣錦繡之豪貴，誰能別其奸偽？第五解言刀鳴削中，不知所施；然父冤不報，活着何爲？第六解言欲報父仇，應如猛虎之齧人，不避豪貴也。

### 晉白紵舞歌三首(VOL. 55)

宋書樂志曰：「白紵舞，按舞辭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晉俳歌云：『皎皎白紵，節節爲變。』吳音呼『緒』爲『紵』，疑白緒卽白紵也。」南齊書樂志曰：「白紵歌，周處風土記云：『吳黃龍中童謠云：『行白者君，追汝句驪馬。』後孫權征公孫淵，浮海乘舶；舶，白也。』今歌和聲，猶云『行白紵』焉。」共三首：按第一首盛寫在祭神、燕享時，美人著白紵舞衫，清歌徐舞，四座歡樂之情形。如寫舞姿之美妙曰：「輕軀徐起何洋洋，高舉兩手白鶴翔，宛若龍轉乍低昂。」如譽白紵之麗都曰：「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第二首言宜及芳時爲樂；故曰：「百年之命忽若傾，早知迅速秉燭行。」第三首仍寫清歌妙舞，而結以「明君御世永歌昌。」

### 晉杯槃舞歌詩(VOL. 56)

唐書樂志曰：「漢有盤舞，晉謂之杯槃舞。」舞者接杯盤於手，而反覆舞之。宋書樂志一曰：「晉初有杯槃舞。按『杯槃』，今之『晉世寧』也。張衡舞賦云：『歷七槃而縱躡。』王粲七釋云：『七槃陳於廣庭。』顏延之云：『遞間關於槃扇。』鮑照云：『七槃起長袖。』皆以『七槃』爲舞也。搜神記云：『晉(武帝)太康中(二八〇—二八九)，天下爲『晉世寧舞』，矜手以接杯槃而反覆之。』此則漢世唯有柁舞；而晉加之以杯反覆之也。」其詞云：「晉世寧。」按言晉世安寧，天下歡樂，樂舞杯槃，侑助酒興，結頌大家歲皆老壽。並寫舞杯舞槃云：「左回右轉不相失」，「四座歡樂皆言工」。

## 七、琴曲歌辭

### 思歸引(VOL. 58)

石崇

一曰離拘操。琴操曰：「衛有賢女，邵王聞其賢，而請聘之，未至而王薨。太子曰：『吾聞齊桓公得衛姬而霸，今衛女賢，欲留

之。」大夫曰：『不可。若賢必不我聽；若聽必不賢不可娶也。』太子遂留之。果不聽，拘於深宮，思歸不得，遂援琴而作歌，曲終，縊而死。」晉石崇思歸引序曰：「崇晚節更樂放逸，因覽樂篇，有思歸引古曲，有弦無歌，乃作樂辭，但思歸河陽別業，與琴操異也。」按石崇有別館曰金谷園，在河南洛陽西北。崇金谷詩序曰：「余有別廬，在河南界金谷澗中，有清泉茂樹，衆果竹柏藥物備具，又有水磯魚池土窟。」又按石崇曾二度爲外官，晉惠帝元康初（二九一），出爲南中郎將、荊州刺史；六年（二九六）出爲征虜將軍，假節監青徐諸軍事。故此詩當作於任荊州刺史，或監青徐諸軍事之時。詩言願如鴻鶴，飛歸河陽，過其遊樂之生活也。

### 宛轉歌一首 (VOL. 60)

劉妙容

一曰神女宛轉歌。梁吳均續齊諧記曰：「晉有王敬伯者，會稽餘姚人，少好學，善鼓琴，年十八，仕於東宮爲衛佐，休假還鄉，過吳，維舟中渚，登亭望月，悵然有懷，乃倚琴歌茲露之詩。俄聞戶外有嗟賞聲，見一女子雅有容色，謂敬伯曰：『女郎悅君之琴，願共撫之。』敬伯許焉。既而女郎至，姿質婉麗，綽有餘態，從以二少女，一則向先至者。女郎乃撫琴揮弦，調韻哀雅，類今之登歌，曰：『古所謂楚明君也，唯嵇叔夜能爲此聲，自茲已來，傳習數人而已。』復鼓琴，歌遲風之詞，因歎息久之。乃命大婢酌酒，小婢彈箏篴，作宛轉歌。女郎脫頭上金釵，扣琴弦而和之，意韻繁諧。歌凡八曲，敬伯唯憶二曲。將去，留錦臥具、繡香囊并佩一雙，以遺敬伯。敬伯報以牙火籠、玉琴軫。女郎悵然不忍別，且曰：『深閨獨處，十有六年矣，邂逅旅館，盡平生之志；蓋冥契，非人事也。』言竟便去。敬伯船至虎牢戍。吳令劉惠明者，有愛女早世，舟中亡臥具，於敬伯船獲焉。敬伯具以告，果於帳中得火籠、琴軫。女郎名妙容，字雅華；大婢名春條，年二十許；小婢名桃枝，年十五；皆善彈箏篴及宛轉歌，相繼俱卒。」按二篇皆抒淒傷之情懷也。

### 琴歌二首

趙整

前秦錄曰：「苻堅末年好色，寵幸鮮卑，怠於爲政，趙整援琴作歌二章以諷。」趙整字文業，一名正，仕苻秦，官至武威太守，後出家，更名道整。第一首云：「昔聞孟津河。」按以孟津河喻苻堅，言此水本清，誰使其濁？苻堅於晉廢帝太和五年（三七〇）滅燕後，卽寵幸燕清河公主及其弟慕容冲；慕容燕屬鮮卑族。第二首云：「北園有棗樹。」以棗樹自喻，謂雖諫多棘刺，實內含赤心也。

### 琴歌

趙整

晉書苻堅載記曰：「苻堅分氏戶於諸鎮。趙整因侍，援琴而歌云云。堅笑而不納，及敗於姚萇，果如整言。」

## 八、雜曲歌辭

## 秦女休行 (VOL. 61)

左延年

此詩大略言秦女休爲燕王婦，爲宗報讎，殺人都市中，走避上山，爲官吏所捕，被判死罪，然終得赦免也。按曹植樂府詩集卷之六「秦女休行」曰：「女休逢赦書，白刃幾在頸。」植作樂府詩集，係據漢章帝作舊曲改寫；精微篇歌詠古代賢女之故事；故左延年作秦女休行，當亦取材漢人流傳下之故事也。按左延年爲魏文帝、明帝時有名之音樂家，能譜曲作詞，官至中郎將。（見三國志杜夔傳）

## 秦女休行

傅玄

郭茂倩曰：「傳玄詞云：『龐氏有烈婦。』亦云殺人報怨，以烈義稱，與古辭義同而事異。」龐氏一本作秦氏。按當亦根據「秦女休爲宗報仇之傳說」而寫成，更加繁衍，言父母家有仇人暴且強，而烈女刺之列肆旁，血濺飛梁，然後自首伏罪，而縣長不忍聽之，爲解印綬去，遂傳爲希代罕有之義烈事也。

## 駕言出北闕行

陸機

按此篇由駕出北闕，見墳墓相承，而感慨人生短促，無論仁智愚不肖，亦皆有死，服食成仙之說，亦不可信，惟有美服飲酒，可得暫時之歡而已。與古詩十九首中「驅車上東門」一首，辭意正同，似爲擬作，

## 君子有所思行

陸機

陸機詞云：「命駕登北山。」見城邑之繁盛，「而言雕室麗色，不足爲久歡，宴安酖毒滿盈，所宜儆忌，與君子行異也。」當係陸機入洛後作品，

## 悲哉行 (VOL. 62)

陸機

歌錄曰：「悲哉行，魏明帝造。」陸機詞云：「遊客芳春林。」言春遊感物而思鄉也。當爲入洛之後作。

## 胡姬年十五 (VOL. 63)

劉琨

按辛延年羽林郎云：「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劉琨此篇出於此，寫胡姬美貌如花，蓋因年輕也。

美女篇

傅玄

按李延年佳人歌云：「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此篇擬李之作，亦言美女亂國。

雲中白子高行

傅玄

按列仙傳曰：「子明於旋溪釣得白龍放之；後白龍來迎子明，止陵陽山百餘年，遂得仙也。」傅玄詩言陵陽子駕龍螭，遨遊天地，與神仙爲伍，雖心思故鄉，然能與天地並壽，夫復何爲？亦曹植升天行之類游仙詩也。

秋蘭篇(VOL. 64)

傅玄

郭茂倩曰：「秋蘭，本出於楚辭。離騷云：『秋蘭兮麝蕙，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華，芳菲菲兮襲予。』蘭，香草也；言芳香菲菲，上及於我也。傅玄秋蘭篇云：『秋蘭蔭玉池，池水且芳香。』其旨言婦人之託君子，猶秋蘭之蔭玉池。與楚辭同意。」

飛塵篇

傅玄

按傅玄詩云：「飛塵穢清流，朝雲蔽日光。」喻奸邪讒賢亂政，而獨木難支也。

西長安行

傅玄

通典曰：「漢高祖自櫟陽徙都長安，至惠帝方發人徒築城，卽長安西北古城是也。」按傅玄詞云：「所思今何在？乃在西長安。」因敘別離遠，君有異心，想與君決絕，香燒環沈，然亦不能自己，蓋思君之情，日深一日，如「環沈日自深」也。

齊謳行

陸機

齊謳行，漢曲也；漢書禮樂志有「齊謳員六人」。齊謳，謂齊聲而歌，或謂齊地之歌。按晏子春秋：「齊景公遊牛首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晏子笑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安能得此？』」陸機齊謳行，備敘齊地地廣形勝，物博人傑，而詠齊景公牛山之歎，欲營長生不死，此種想法之妄也。故詞云：「天道有送代，人道無久盈。」亦懷古之作。大概爲機於晉惠帝太安元年（三〇二）出任平原（山東平原）內史之時所作也。

明月篇(VOL. 65)

傅玄

藝文類聚作「怨詩」，一作「朗月篇」。按傅玄詞云：「皎皎明月光，」言當青春貌美，得夫歡好時，而懼年去色衰，恐新間舊

( 68 )

之意。

### 前有一罇酒行

傅玄

按玄詞云：「置酒結此會。」言酒宴歌舞，賓主歡樂也。

### 前緩聲歌

陸機

郭茂倩曰：「陸機前緩聲歌曰：『游仙聚靈族，高會曾城阿。』言將前慕仙游，冀命長緩，故流聲於歌曲也。按緩聲，本謂歌聲之緩，非言命也。又有緩歌行，亦出於此。」

### 輕薄篇(VOL. 67)

張華

按張華詩云：「末世多輕薄。」言時人喜尚浮華，麗服文軒，生活豪奢，常奔競權貴之門，徵逐玩樂之事，然終日酣飲之後，不禁樂極生悲，而感傷人生若寄，歲月蹉跎也。與曹植箴行，意稍相近。

### 遊俠篇

張華

漢書遊俠傳曰：「戰國時，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爲遊俠，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故後世稱遊俠者，以四豪爲首焉。漢興有魯人朱家及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里，皆以俠聞。其後，長安街閭，各有豪俠，時萬章在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章』；酒市有趙君都、賈子光，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也。」魏志曰：「楊阿若，後名豐，子伯陽，少遊俠，常以報仇解怨爲事，故時人爲之號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後世遂有遊俠曲。按張華詩云：「翩翩四公子，濁世稱賢明。」即詠戰國孟嘗（田文）、信陵（無忌）、平原（趙勝）、春申（黃歇）四公子尚俠之事。

### 博陵王宮俠曲二首

張華

博陵王宮，今無考。博陵，在今河北省，爲古趙地，多遊俠慷慨之士。按此亦詠遊俠也，第一首「俠客樂幽險，築室窮山陰。」言俠客棲隱荒山，出沒林穴，以打獵猛獸爲生，寫其身任法外之縱逸。第二首「雄兒任氣俠，聲蓋少年場。」言爲友報仇，殺人租市，身快如電，一決死生，身沒不悔，俠骨流香，寫其行義任俠之武勇。大概在張華任安北將軍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時所作。



遊獵篇

張華

按張華詩備敘歲暮遊獵野饗之盛況，而感人生如寄，以老子言，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戒己「檢跡清軌」。

壯士篇

張華

燕荆軻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漢高祖大風歌曰：「安得壯士兮守四方。」壯一作猛。壯士篇蓋出於此二詩。按張華此篇，取意漢高祖歌，言「年時俛仰過，功名宜速崇。」欲奮威邊荒，馳騁大漠，成爲英雄人物也。當亦爲張華任安北將軍，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時所作。

千里思(VOL. 69)

祖叔辨

千里思，與長相思相類，皆致相思綿綿之意。祖叔辨，魏人，事蹟無考。按詩似言出使異邦之悲傷，故以細君、王嬙、蘇武之事爲喻。

昔思君

傅玄

按此爲九言騷體，言昔君與我相聚，今君與我相離之悲情。

飲酒樂(VOL. 74)

陸機

樂苑曰：「飲酒樂，商調曲也。」按卽詠飲酒之樂也。

飲酒樂

無名氏

按言人生無幾，應盡情飲酒享樂也。

大道曲(VOL. 75)

謝尚

樂府廣題曰：「謝尚爲鎮西將軍，嘗著紫羅襦，據胡牀，在市中佛國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市人不知是三公也。」按謝尚於晉穆帝永和十一年(三五五)，爲鎮西將軍鎮馬頭(見晉書穆帝紀)。

何當行(VOL. 76)

傅玄

(70)

言朋友結交之義，貴在同心，而感慨今無管仲、鮑叔牙也。

### 合歡詩五首

楊方

樂府解題曰：「合歡詩，晉楊方所作也。」楊方，字公回，晉會稽人，王導辟爲掾，遷司徒參軍，官至高梁太守。按第一首與第二首「言婦人謂『虎嘯風起，龍躍雲浮』，『磁石引針，陽燧取火』，皆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我與君情，亦猶形影宮商之不能離也。常願食共並根穗，飲共連理杯，衣共雙絲絹，寢共無縫綢，坐必接膝，行必攜手，如鳥同翼，如魚比目，情斷金石，密跡膠漆也」，而願永不言別也。第三首則言己獨坐空室，久待佳人，而佳人不來也。第四首言乘車涉澗過山，路途曲險，一路所見景色，極其美艷，而心悼爲客之悲。第五首言「南鄰有奇樹，承春挺素華」，而心羨此木，願徙於家，朝夕遊賞，旋歎移之無期也。均託喻言情之作，詞極頑艷。

### 樂府

曹叡

按此詩言與君新婚，以爲終身有託；又懼君意轉移，終不能自全，而今感君厚愛，如同丘山，妾固拳拳於心，此情唯天日知之，想君當亦如是也，寫一女子對丈夫之深情也。前人以爲當作於魏文帝黃初初年，其母甄后被廢之時。故朱乾曰：「當是擬甄后塘上行之作，意主昭雪母冤，感悟君父也。」

## 九、雜歌謠辭

### 歌辭

#### 吳楚歌(VOL. 83)

傅玄

一曰：燕美人歌。按屈原思美人：「思美人兮，惝恍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詒，傳也。屈原謂己思懷王，然忠言難達君前也。傅玄此歌當爲擬此之作，以燕趙多佳人爲起，而言心思美人，欲乘雲車風馬，前往相會，然「雲無期兮風有止」，恩情亦難以傳達也。故云：「思心多端誰能理？」蓋亦有所託諷也。

#### 扶風歌(VOL. 84)

劉琨

按劉琨扶風歌當係作於晉懷帝永嘉元年（三〇七）九月，由洛陽赴并州任刺史之途中。晉書劉琨傳曰：「永嘉元年，琨爲并州刺

史，加振威將軍，領匈奴中郎將（讀史舉正以爲應在前一年，即晉惠帝光熙元年）於路上表曰：「九月末得發，道嶮山峻，胡寇塞路，輒以少擊衆，冒險而進，頓伏艱危，辛苦備嘗，即日達壺口關。臣自涉州疆，目覩困乏。惟有壺關，可得告糴」詳觀扶風歌，寫朝辭洛陽，夕至丹水，路上烈烈風悲，備嘗危困，去家日遠，資糧乏盡之境，正與現傳所言相合。其詞曰：「朝發廣莫門，夕宿丹水山。」廣莫門，爲魏晉時洛陽北城靠東之一門，漢舊名穀門。丹水，在山西高都縣東南丹谷（見水經注），南距洛陽約二百八十里左右（見讀史方輿卷四十三澤州條），騎馬而行，不需一日，爲北上壺口關中途，往并州（晉治晉陽，今山西太原）必經之通道。其詞又曰：「惟昔李（陵）騫期，寄在匈奴庭」，當與劉琨兼領「匈奴中郎將」事有關；先匈奴左賢王劉元海已反於離石，自號大單于，進犯并州一帶；琨因有所感，兼詠及之。按劉琨表又曰：「臣伏思此州（并州），雖云邊朔，實邇皇畿。」而扶風爲漢京畿三輔要地之一；故歌名扶風，或亦取義於此也。

### 滎陽令歌 (VOL. 85)

晉滎陽民歌

殷氏世傳曰：「殷褒爲滎陽令，廣築學館，會集朋徒，民知禮讓，乃歌之云。」按殷褒，晉人（見中國人名大辭典）。

### 徐聖通歌

晉汝陰民歌

會稽典錄曰：「徐弘字聖通，爲汝陰令，誅鉏姦桀，道不拾遺，民乃歌之。」按徐弘，藝文列晉人中。

### 王世容歌

吳錄曰：「王鐔字世容，爲武城令，民服德化，宿惡奔迸，父老歌之。」

### 歌

司馬懿

樂府詩集作晉高祖歌，後人又題作譙飲歌。晉陽秋曰：「高祖伐公孫淵，過故鄉，賜牛酒穀帛，會父老故舊飲譙，悵然有感，作歌云。」按司馬懿爲河內溫縣人；其奉詔伐遼東太守公孫淵，過溫作歌，事在魏明帝景初二年（二三九）（見晉書宣帝紀）。讀史方輿紀要四九曰：「魏公臺在溫縣西南，俗名賀酒臺；司馬懿過故邑，集父老宴賀於此，因名。」

### 徐州歌

魏文帝時

晉書王祥傳曰：「王祥，漢末遭亂，扶母携弟，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徐州刺史呂虔邀爲別駕。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按王祥爲徐州別駕，當在魏文帝、明

( 72 )

帝之時。廿二史考異二十一曰：「按魏志呂虔爲徐州刺史，在魏文帝時。」

束 哲 歌

晉武帝時陽平民歌

晉書束哲傳曰：「束哲，陽平元城人。太康中，郡界大旱。哲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謂哲誠感，而爲作歌。」

豫 州 歌

晉元帝時

晉書祖逖傳曰：「元帝以祖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逖渡江擊楫，鎮雍丘，愛人下士，雖疏交賤隸，皆恩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逖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克己務施，不蓄資產，又收葬枯骨，爲之祭餼；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作此歌。其得人心如此。」

應 詹 歌

西晉末荊州三郡民歌

晉書應詹傳曰：「王澄爲荊州牧，假詹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天門、武陵，谿蠻並反；詹討降之，召蠻酋與盟；由是懷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之。」應詹，璩之孫也。

吳 人 歌

晉元帝時吳郡民歌

晉書鄧攸傳曰：「元帝以鄧攸爲吳郡守。攸載米之官，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刑政清明，百姓歡悅，後稱疾去職，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

并 州 歌

晉懷帝時

樂府廣題曰：晉汲桑力能扛鼎，殘忍少恩，六月盛暑，重裘累綯，使十數人扇之，忽不清涼，便斬扇者。并州田蘭斬之於平原，士女慶賀，奔走道路而歌之：「士爲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披豹裘，不識寒暑斷他頭。雄兒田蘭爲報仇，中夜斬首謝并州。」按汲桑晉清河貝丘人，於晉懷帝永嘉元年（三〇七）五月爲馬牧師，而聚衆反，陷鄴城。十二月，田蘭、薄盛等斬汲桑於樂陵（樂陵卽平原。事分見晉書懷帝紀，石勒載記，及太平御覽三八六引趙書，二十一田融趙書）。

隴 上 歌

晉明帝時

詞曰：「隴上壯士有陳安。」陳安，晉南陽王保都尉，後稱藩於劉曜（見晉書南陽王保傳）。晉書劉曜載記曰：「陳安請朝。曜

以疾篤不許。安怒，大掠而歸，自稱涼王。明帝太寧元年（三二八），劉曜圍安於隴城。安突圍南走陝中。曜使將軍平先、邱中伯率勁騎追安。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陝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遠則雙帶鞭服，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絕人，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會日暮雨甚，安棄馬步踰山嶺，匿於溪澗。會雨霽始追斬安於澗曲。安善於撫接，吉凶夷險，與衆同之。及其死，隴上爲之歌。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

### 襄陽童兒歌

晉懷帝永嘉時

晉書山簡傳曰：「懷帝永嘉三年（三〇九），簡出鎮襄陽。時四方寇亂，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嬉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之。葛疆家在并州，簡愛將也。」故歌云：「舉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兒？」按高陽池在湖北襄陽峴山南，本名習家池，爲漢侍中習郁養魚之所；晉山簡鎮襄陽，常至此遊賞，始名之曰高陽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覆水；池中築一釣臺，是當時遊讌名處也（事分見世說新語任誕篇注及太平御覽六七所引襄陽記）。

### 淫豫歌一首 (VOL. 86)

世代莫詳。古今樂錄曰：「晉宋以後，有淫預歌。」酈道元水經注曰：「白帝山城水門之西江中有孤石，名淫豫石，冬出水二十餘丈，夏則沒，亦有裁出焉。江水東逕廣溪峽，乃三峽之首也。峽中有瞿塘、黃龕二灘，夏水回復，沿洑所忌。」國史補曰：「蜀之三峽，最號峻急；四月五月尤險，故行者歌之。」淫或作瀾，預或作豫。廣溪峽，卽瞿塘峽。

### 巴東三峽歌二首

酈道元水經注曰：「巴東三峽，謂廣溪峽、巫峽、西陵峽也。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蔽天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之。」按巴東三峽歌之世代亦不明，丁福保收於全晉詩中。

### 附 三 峽 謠

水經注曰：「江水又東，逕黃牛山，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石，色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此巖既高，加以江湍紆迴，雖途逕信宿，猶望見此物。故謠者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言

( 74 )

水路紆深，迴望如一矣。」

# 庾公歌一首 (VOL. 87)

晉成帝時石頭民歌

晉書五行志中曰：「庾亮初鎮武昌，出至石頭，百姓於岸上歌之；後連徵（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不入，及薨，還都葬焉；皆如謠言。」按庾亮於晉成帝咸和九年（三三四）遷鎮武昌，爲征西將軍；於咸康六年（三四〇）卒，（見晉書成帝紀）。

## 御路楊歌

晉廢帝太和時

晉書五行志中曰：「海西公太和中，百姓所歌。」海西公卽晉廢帝。晉書海西公紀曰：「桓溫欲圖廢立，誣帝在藩，夙有痿疾，嬖人相龍、計好、朱靈寶等參侍內寢，美人田氏、孟氏而生三男。故廢海西公令內有『有此三孽，莫知誰子』。」海西公被廢，其三子亦以非海西公之子，縊以馬韁死之。死之明日，南方有獻甘露焉。故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游韁；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識者曰：「白者金行，馬者國族，紫爲奪正之色：明以紫間雜朱也。」（見晉書五行志中）。

## 鳳凰歌

晉廢帝時

晉書五行志中曰：「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云：『鳳凰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爲己子。」向龍，海西公紀作相龍。按海西公不男事，蓋桓溫廢帝時誣讎之語，非實事也。請參閱御路楊歌解題。

## 歷陽歌

晉安帝時

晉書五行志中曰：「庾楷鎮歷陽，百姓歌之。」按庾楷爲豫州刺史，鎮歷陽（今安徽和縣），於晉安帝隆安二年（三九八）與桓玄等反，兵敗，南奔尋陽依玄，後又通晉廷，謀洩，於元興二年（四〇三）爲玄所誅（見晉書庾楷傳、桓玄傳、安帝紀）。故歌曰：「重羅黎，使君南上無還時。」

## 苻堅時長安歌

晉廢帝時

晉書苻堅載記曰：「苻堅既滅燕。慕容沖姊爲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宮。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沖。」其詞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太平御覽卷五七〇引十六國春秋「復」作「與」字。按太平御覽同卷又引漢書曰：「李延年善歌，能爲新聲，與女弟俱幸武帝，時人語曰：

『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與此條全同。查今漢書，未知所出，待考。按苻堅滅燕，事在晉廢帝太和五年（三七〇）。

## 謠辭

### 吳謠

三國志吳書周瑜傳曰：「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云：『曲有誤，周郎顧。』」

### 謠

晉武帝泰始時

晉書賈充傳曰：「充爲文帝大將軍司馬，轉右長史。帝甚幸重。充與裴秀、王沈、羊祜、荀勗，同受腹心之任。泰始中，人爲充等謠曰：『賈裴王，亂紀綱；王裴賈，濟天下。』言亡魏而成晉也。」

### 閭道謠

晉武帝時

晉書潘岳傳曰：「潘岳才名冠世，爲衆所疾。後爲河陽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時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並爲帝所親遇。岳內非之，乃題閭道爲謠：『閭道東，有大牛，王濟軼，裴楷輶，和嶠刺促不得休。』」按潘岳於晉武帝咸寧四年（二七八）出爲河陽令。

### 南土謠

晉武帝時

王隱晉書曰：「杜預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南土美而謠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按杜預於晉武帝咸寧四年（二七八）爲鎮南大將軍（見晉書武帝紀）。

### 童謠 (NOT 88)

魏明帝景初時

宋書五行志曰：「魏明帝景初中童謠。及宣王平遼東歸，至白屋，當還鎮長安；會帝疾篤，急召之；乃乘追鋒車東渡河，終翦魏室，如童謠之言也。」謠曰：「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東渡河，阿公東還當奈何。」按此時司馬懿年六十二歲，故謠稱「阿公」。

### 謠

魏齊王嘉平時

( 76 )

宋書五行志曰：「魏齊王嘉平中謠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朱虎者，楚王彪小字也。王淩、令狐愚聞此謠，謀立彪，事發，淩、愚伏誅，彪賜死。」羈，馬絡頭。按王淩爲太尉、令狐愚爲兗州刺史，以彪年長有智勇，欲擁立之，以強魏室，結果爲司馬懿所誅，事在嘉平三年（西元二五一）。事分見三國志魏書王淩傳、楚王彪傳。

童

謠

吳孫亮初

宋書五行志曰：「吳孫亮初童謠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篋鉤絡，於何相求楊子閣。』楊子閣者，反語石子垵也。鉤絡，鉤帶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裹身，篋束其腰，投之石子垵；後聽恪故吏收葬，求之此垵云。」按諸葛恪，瑾長子，爲吳太傅，於孫亮建興二年（二五三）十月被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所殺，死於建業宮迎風觀中（見三國志吳書孫亮傳及諸葛恪傳）。古制腰帶有鉤，如管仲射桓公中帶鉤，故名鉤絡帶，亦稱郭洛、鈎落；今以竹篋束腰，故謂篋鉤絡。「楊子閣」之「楊」字，宋書一本與三國志諸葛恪傳均作「成」字，晉書五行志則作「常」字；蓋童謠本無正字也。潘眉曰：「成，當讀若常。」閣楊、閣常之反語爲垵。

白鼉鳴童謠

吳孫亮初

宋書五行志曰：「孫亮初，公安有白鼉鳴。童謠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鼉有鱗介，甲兵之象也。」按諸葛恪弟融襲父爵宛陵侯，領兵駐公安。公安，吳南郡郡治，與魏接壤，有急易逃死也；故云「南郡城中可長生」。恪既被誅，吳遣軍取融，融懼不能決計，及兵到圍城，融果刮金印龜，服之而死；故云「龜背平」（融事見三國志吳書諸葛瑾傳及注引江表傳及宋書五行志）。古列侯金印紫綬龜紐。卽印紐作龜形，故謂印爲龜。

童

謠

吳孫皓初

三國志吳書陸凱傳曰：「孫皓時，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民窮匱。陸凱上疏曰：『武昌土地，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乃以安居而比死，知民所苦也。』」按孫皓於甘露元年十一月遷都武昌，次年十二月還都建業（見吳書孫皓傳）。

童

謠

吳孫皓天紀時

宋書五行志曰：「孫皓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游過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晉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江西衆軍無過者，而王濬先定秣陵。」按晉書羊祜傳曰：「初，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謠曰：『阿童



復阿童，……但畏水中龍」。祐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爲大司農，祐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楫，爲順流伐吳之計。祐卒二歲而吳平。」王濬於吳孫皓天紀四年（二八〇）三月以舟師最先至於秣陵，皓遂降於濬（見三國志吳書孫皓傳）。

### 童謠 三首

晉武帝太康後

晉書五行志中曰：「晉武帝太康三年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當朽（宋志：當作莫），吳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于時，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爲亂者相繼。按『橫目』者，『四』字；自吳亡至晉元帝興，幾『四』十年。元帝興於江東，皆如童謠之言焉。元帝儒而少斷；『局縮肉』者，有所斥也。」宋志作「直斥之也。干寶云：『不知所斥。』」譚之也。」局縮，同拘縮、局束，用斥晉元帝也。

### 童謠

晉惠帝永熙時

晉書五行志中曰：「惠帝永熙中（二九〇），又有童謠曰：『二月末，三月初，桑生裴雷柳葉舒（此句原本無，據太平御覽六百六引王隱晉書補），荆筆楊板行詔書，宮中大馬幾作驢。』此時楊駿（爲太傅）專權，楚王（瑋，惠帝之弟）用事，故言『荆筆楊板』；二人不誅，則君臣禮悖，故云『幾作驢』也。」大馬，指晉惠帝。按駿、瑋二人，均於惠帝永康元年（二九一）爲賈后所殺。

### 京洛童謠二首

晉惠帝永康時

晉書五行志中曰：「晉惠帝永康中，京洛童謠曰：『南風起，吹白沙，遙望魯國何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又曰：『城東馬子莫嚙响，比至來年纏女鬢。』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也。沙門，太子小字也。魯，賈謐（賈后妹之子）國也。言賈后將與謐爲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倫，惠帝之叔祖）因譟，咀嚼豪賢，以成篡奪，不得其死之應也。」宋志作「是時愍懷太子頗失衆望，卒以廢黜，不得其死。」按賈后傳亦有此謠云：「南風烈烈吹黃沙，遙望魯國鬱嵯峨，前至三月滅汝家。」與五行志所載不同。又愍懷太子傳所載謠云：「東宮馬子莫髡空，前至臘月纏女鬢。」亦略有出入。宋志後一句作「比至三月纏汝鬢。」由此，可見童謠文字之多變性。繫，鬢同。按先是賈后於永康九年（二九〇）十二月譟廢愍懷太子適，次年永康元年（三〇〇）三月后殺太子。趙王倫爲太子報仇，誅賈謐，廢殺賈后。永寧元年（三〇一）正月，倫僭奪帝位，遷帝於金墉城。蓋應愍懷太子及賈后一家，皆不得其死也。

( 78 )

# 洛中童謠

晉惠帝永寧時

晉書五行志中曰：「趙王倫既篡，洛中有童謠曰：『獸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河灌灌。』數月，而齊王（冏），惠帝從弟，時鎮許昌）、成都王（穎，惠帝之弟，時鎮鄴）、河間王（頤，惠帝從叔，時鎮長安），義兵同會，誅倫。按成都西藩而在鄴，故曰『獸從北來』；齊東藩而在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水源而在關中，故曰『水從西來』；齊留輔政，居於宮西，又有無君之心，故言『登城看』也。」宋志「獸」作「虎」，「河」作「何」。按趙王倫於晉惠帝永寧元年（三〇一）正月僭位。三月冏等三王起兵數十萬討倫。倫兵敗賜死。六月惠帝復位，拜冏大司馬（見晉書汝南王亮等八王傳）樂府詩集郭茂倩引宋書五行志，題作「晉元康中洛中童謠」，蓋由郭氏疏略致誤。

# 洛陽童謠

晉惠帝時

晉書逸文曰：「惠帝時洛陽童謠曰：『鄴中女子莫千妖，前至三月抱胡腰。』明年而胡賊石勒、劉羽反。」「羽」一作「曜」。按惠帝崩之次年，即晉懷帝永嘉元年（三〇七）三月，東燕王騰鎮鄴。五月，汲桑與石勒反，攻陷鄴，殺萬餘人，掠婦女珍寶而去（見晉書懷帝紀及石勒載記）。無劉曜事。

# 童謠

晉惠帝太安時

晉書五行志中曰：「太安中（三〇二—三〇三），童謠曰：『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為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絕，唯琅邪（睿）、汝南（宏）、西陽（羲）、南頓（宗）、彭城（玄）五王，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矣。」太安，晉惠帝之年號。按輿地紀勝三八曰：「宣化鎮為建康往來津渡之要。晉五王南奔，渡江于此，至今謂之五馬渡。」地在南京城西幕府山之前。其實五王南奔，非在同時。琅邪王睿早於晉懷帝永嘉元年（三〇七）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出鎮建鄴；而於太興元年（三一八）即位稱帝，是為晉元帝。他如汝南王則遲至永嘉五年二月始奔建鄴。（事分見晉書懷帝紀及元帝紀）。

# 謠

晉懷帝永嘉初

晉書五行志中曰：「苟晞將破汲桑時，有此謠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樞為苟作。』由是，越惡晞，奪其兗州，隙難遂構焉。」按東海王越字元超。落度，淪落不偶。晉懷帝永嘉元年（三〇七），東海王越討牧人賊帥汲桑，以兗州刺史苟晞為前鋒，晞敗桑於鄴，威名甚盛（事分見晉書懷帝紀及苟晞傳）。謠諒當為此而生也；桑指汲桑，苟謂苟晞。又按破汲桑後，越司馬潘滔說之曰：「兗州，天下樞要，公宜自牧。」越遂轉晞為青州刺史，由是與晞有隙（事分見晉書東海王越傳及苟晞傳）。

童

謠

晉懷帝永嘉初

晉書五行志中曰：「司馬越還洛時，有童謠曰：『洛中大風長尺二，若不早去大狗至。』」大風謂東海王越。大狗謂荀晞；荀、苟音同。按東海王越於晉懷帝永嘉三年（三〇九）三月，自滎陽，還洛陽（見晉書懷帝紀）；越既與荀晞構怨；後晞乃昌言欲誅越，稱已功伐，陳越罪狀。五年，懷帝惡越專權，密詔晞討越，並以晞爲大將軍，未幾越薨。（事分見晉書懷帝紀及荀晞傳）。此謠當由於越、晞二人失和而生也。

童

謠

晉懷帝永嘉時

三十國春秋曰：「永嘉中童謠也。」按晉書張寔傳曰：「寔爲涼州牧。寔知劉曜逼遷天子，遣韓璞、田齊、張閭，陰預，步騎一萬，東赴國難，並命陳安等爲璞前驅。及璞次南安，諸羌斷軍路，相持百餘日，會張閭率軍繼至，夾擊大敗羌胡，斬級數千。陳安寇隴右，東與劉曜相持。時雍，秦之人，死者十八九；惟涼州獨全（此句據魏書張寔傳補）。初，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至是謠言驗矣。」蓋晉惠、愍間，關中歷經戰亂，死人無算，惟涼州安定。晉愍帝建興四年（三一六），劉曜進陷長安，殺人尤多。

童

謠

晉明帝太寧初

晉書五行志中曰：「明帝太寧初（三二三），童謠曰：『惻惻力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幼，爲蘇峻所逼，遷於石頭，御膳不足；此『大馬死，小馬餓』也。『高山』，峻也；（崩）又言峻尋死。『石』，峻弟蘇碩也；峻死後，碩據石頭，尋爲諸公所破；是『山崩石破』之應也。」按石、碩音同，故可通。又據晉書成帝紀、溫嶠傳、蘇峻傳：碩，峻子也；峻弟名逸。此作「弟」當作「子」。又按蘇峻爲歷陽太守，於晉成帝咸和二年（三二七）十一月反，三年九月敗死，爲陶侃、溫嶠等所破（見晉書成帝紀）。

童

謠

晉哀帝隆和初

晉書五行志中曰：「哀帝隆和初（三六二），童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走。』朝廷聞而惡之，改年曰『興寧』。人復歌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哀帝尋崩。升平五年（三六一），而穆帝崩；『不滿斗』，『升平』不至十年也。」按晉穆帝崩；哀帝立，改元隆和（三六二），一年又改元興寧；興寧三年（三六五）二月，哀帝崩。又按魏書司馬衍傳，無「桓公」以下二句。桓公當指桓溫而言。

(80)

童謠

晉海西公太和末

晉書五行志中曰：「太和末，童謠曰：『犁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及海西公被廢，百姓耕其門，以種小麥，遂如謠言。」按海西公譚奕，在位六年多，於太和六年（三七一）十一月，爲桓溫所廢，史又稱廢帝。白門，晉建康都城之西門，又稱西明門。

京口謠

晉孝武帝太元末

晉書五行志中曰：「孝武帝太元末，京口謠：『黃雌雞，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被拉颯棲。』尋王恭起兵誅王國寶，旋爲劉牢之所敗，故言『拉颯棲』也。」按王恭，爲亮、青二州刺史，鎮京口。晉安帝隆安元年（三九七），恭以王國寶亂政舉兵，朝廷殺國寶。二年又舉兵反，遣劉牢之先行。尋牢之貪利，背而擊恭。恭敗，被送建康，斬於倪塘（見晉書王恭傳及劉牢之傳）。黃雌雞，謂王恭。「黃」字上，「恭」字頭也；且恭音公。恭因不閑用兵而舉兵敗，故反語之「黃雌雞，莫作雄父啼。」「去毛衣」，蓋喻恭將劉牢之之背恭，猶雞之去毛衣也。「拉颯棲」，謂恭被斬於倪塘也。倪音泥。拉颯，猶言穢塵、垃圾也。

童謠 (VOL. 89)

晉安帝元興初

晉書五行志中曰：「桓玄既篡，童謠曰：『草生及馬腹，烏啄桓玄目。』及玄敗走，至江陵，時正五月中，誅如其期焉。」按桓玄篡位，在晉安帝元興二年（四〇三）十二月，次年五月兵敗被殺（見晉書安帝紀及桓玄傳）；五月正是草長之際，故云「草生及馬腹」也。

童謠

晉安帝元興初

按晉書安帝紀及桓玄傳曰：元興元年（四〇二）正月，以會稽王世子元顯爲驃騎大將軍討桓玄；三月，元顯遇害。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三年（四〇四）二月，劉裕帥劉毅、何無忌等共起義兵，斬桓修於京口，斬桓弘於廣陵。玄南奔。劉毅、劉道規躡玄，誅玄諸兄子；五月，破玄於嶢嶺洲（今武昌西北），至枚回洲（安帝紀作豹盤洲），益州督護馮遷斬之。元興中有童謠云：「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君，後年斬諸桓。」郎君謂元顯也（謠見桓玄傳及宋書五行志）。按宋志：後年作明年；與史實不符。又按長干巷，晉都建康城聚寶門外有長干里；長干巷，恐即在此里中。

童謠

晉安帝義熙初

晉書五行志中曰：「安帝義熙初，童謠曰：『官家養蘆化成荻，蘆生不止自成積。』其時官養蘆龍，龍以金紫，奉以名州；而龍

不能懷我好音，舉兵內伐，遂成仇敵也。及盧龍之敗，斬伐其黨，猶如草木之成績焉。」按盧、盧同音，荻、敵同音；言盧盛既極，亦將爲人芟夷，爲積薪焉；用喻盧龍之敗。又按盧循，小字元龍，晉安帝元興三年（四〇四）逐廣州刺史吳隱之；安帝乃假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義熙六年（四一〇）二月，循反，殺江州刺史何無忌，敗衛將軍劉毅，進迫晉京，至淮口，聲勢極盛。七年四月，即敗走交州。十二月爲交州刺史杜慧度所殺，並及其父子親屬，僵屍如積焉（事分見晉書安帝紀及盧循傳，宋書五行志等）。

### 廣州謠二首

晉安帝義熙初

晉書五行志中曰：「盧龍據廣州，人爲之謠曰：『蘆生漫漫竟天半。』後擁上流數州之地，內逼京輦，應天半之言。其時復有謠言曰：『盧橙橙，逐水流，東風忽如起，那得入石頭。』盧龍果敗，不得入石頭也。」（請參閱上首晉安帝義熙初童謠解題）。

### 吳中童謠

晉穆帝時

宋書五行志二曰：「晉庾義在吳郡。時吳中童謠曰：『寧食下湖苻，不食上湖蓴，庾吳沒命喪，復殺王領軍。』無幾，而庾義、王洽相繼亡。」按庾義應是庾羲之譌。庾羲爲太尉庾亮第三子，晉穆帝時爲吳國內史，方見授用而卒（見晉書庾羲傳）。王洽，王導子，官至吳郡內史，徵拜領軍，於晉穆帝升平二年（三五八）卒於官（見晉書王洽傳）。又吳中蓴羹有名，以蓴葉爲之，味極美。

### 荊州童謠

晉安帝時

晉書五行志中曰：「殷仲堪在荊州，童謠曰：『芒籠目，繩縛腹，殷當敗，桓當復。』未幾而仲堪敗，桓玄遂有荊州。」按荊州刺史殷仲堪與桓玄不睦，楊佺期勸堪殺玄，不聽。晉安帝隆安三年（三九三）十二月，玄襲堪於荊州，堪北奔，爲玄追兵所獲，逼令自縊死（見晉書殷仲堪傳，桓玄傳，世說新語尤悔篇）。又殷仲堪精醫術，其父病，嘗執藥拭淚，而眇一目（見殷仲堪傳）。芒，假借爲盲。故云「芒籠目，繩縛腹」也。

### 京口謠

晉安帝隆安初

晉書五行志中曰：「王恭鎮京口，舉兵誅王國寶，百姓謠曰：『昔年食白飯，今年食麥粬。天公誅譴汝，教汝捻嚙喉。嚙喉喝復喝，京口敗復敗。』」識者曰：『昔年食白飯』言得志也。『今年食麥粬』，粬粗穢，其精已去，明將敗也。『天公』將加『譴』謫而『誅』之也。『捻嚙喉』，氣不通，死之祥也。『敗復敗』，丁寧之辭也。恭尋死，京都又大行欬疾，而喉並『喝』焉。」

(82)

按王恭爲兗州刺史，鎮京口，於晉安帝隆安元年（三九七）四月，舉兵討尚書左僕射王國寶。晉殺國寶以悅恭。次年，恭復舉兵反，遂敗死（見晉書安帝紀及王恭傳）。

### 京口民間謠二首

晉安帝隆安初

晉書五行志中曰：「王恭在京口，百姓間忽云：『黃頭小兒欲作賊，阿公在城下指縛得。』」又云：「黃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藩扞。」『黃』字上，『恭』字頭也；『小人』，『恭』字下也。尋如謠言。」按宋書五行志：「小兒」作「小人」。又按古謠諺云：「說文：恭，从心，共聲；黃，从田，从𦼫，古文光。此言『黃頭小兒』者，就隸體分析也。」又按王恭於晉安帝隆安二年（三九八）反，會稽王世子元顯使使說恭前鋒劉牢之；牢之遂背恭，使子敬宣擊敗恭；恭走，爲湖浦尉縛送京師（見晉書王恭傳及安帝紀）。金刀，指劉牢之；「劉」字離之，爲「卯金刀」也。

### 苻堅時長安謠

晉書苻堅載記曰：「長安謠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堅以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株於阿房城以待之。沖小字鳳凰，終爲堅賊，入止阿房城焉。」按慕容沖，鮮卑人，爲苻堅平陽太守，於晉孝武帝太元九年（三八四），起兵背堅，遂入據阿房城，僭即帝位（見晉書孝武帝紀）。阿房城，在長安西三十四里，即秦阿房宮也（見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三）。

### 苻堅初童謠

晉書五行志中曰：「苻堅初童謠，云：『阿堅連牽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湖邊。』」及堅在位，凡三十年；敗於淝水，是其應也。」按苻堅於晉穆帝升平元年（三五七），稱大秦天王，至晉孝武帝太元八年（三八三）淝水（在安徽壽縣）之役，爲晉所敗；北返後，國內大亂，至十年（三八五）遂爲姚萇所殺，死於新平城（今陝西郿縣）佛寺中，在位二十七年，時年四十八（見晉書苻堅載記）。又苻堅載記：「後若」作「若後」，無「時」字，「江湖邊」作「江淮間」。

### 苻堅時童謠

晉書苻堅載記曰：「初堅強盛之時，國有童謠云：『河水清復清，苻詔死新城。』堅聞而惡之，每征伐，戒軍旅云：『地有名「新」者避之。』後因壽陽之敗，其國大亂，竟死於新平佛寺。」（請參閱前條苻堅初童謠解題）。按五行志中：「苻詔」作「苻堅」。疑此「詔」爲誤字。五行志中又曰：「時復有謠云：『魚羊田斗當滅秦。』識者以爲『魚羊，鮮也；田斗，卑也；堅，自號秦：言滅之者，鮮卑也。』其羣臣諫堅，令盡誅鮮卑。堅不從。及淮南敗還，初爲慕容沖所攻，又爲姚萇所殺，身死國滅。」按古謠諺云：「說文：卑从ナ，甲聲。此言田斗者，就隸體分析也。」